

書經

一之二全

			四	漢
		一	〇	書
		二	九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四	漢
七		三	書
五	一	〇	
函	二	九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05	
冊數	12 ( 2 )		
函號	275	247	



書經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

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  
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  
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  
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  
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  
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  
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  
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  
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  
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  
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  
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  
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  
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  
攷衆說。融會貫通。迺取折衷。微辭奧旨。多  
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

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書經序

唐陸德明云此西漢孔安國所作安國孔子十一世孫也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乾坤艮巽

震離坎兌造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以代結繩之政

上古結繩而治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胡老顓頊專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

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之書雖設教不倫不相雅

誥雅正之辭與義深奧之理其歸一揆揆度是故歷代

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入索色求

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

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楚靈王時史官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

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

三百篇古詩三千篇刪為三百十一篇約史記而修春秋

魯國史所記謂之春秋讚易道作十翼以讚成易道以黜八索

述職方周禮職方氏以除九丘所志九州之書討論墳

典斷自唐堯舜虞舜以下訖于周芟芟刈夷剗平

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措取也其機要

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

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

其義及秦始皇名政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

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子襄用藏其家書

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士儒

之雅以闡明道大猷濟南郡名伏生名勝秦時為博士年

過九十至漢文帝時年已過九十夫其本經口以傳授

帝詔是錯往受尚書伏生口誦以授裁二十餘篇錯僅得二十九篇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

得聞至魯共恭王漢景帝子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虞夏商周之書及傳傳春秋也或云十翼論語孝經

皆科斗文字蝦蟆子書形似之王又升孔子堂聞

金石鐘磬絲琴瑟竹管簫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

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秦時廢之時人無能知

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

者為隸麗古定用隸書以寫古文更以竹簡寫之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閣

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

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再出

此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凡五十九

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簡編錯亂字畫磨滅

弗可復知悉上送官盡以上之朝廷藏之書府以

待能者承認奉武為五十九篇作傳訓於

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拾羣言以

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後世諸篇序之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

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

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

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

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經者千與非同志亦視不割也

不割以開割之千將以韻對升昔汝古割

亦人篇謂畢會國有巫蠱毒戮戮並身臥

毒只宜時割也姑臣之各厥其益首安正

秩來者京之京卓視以為非昔之意

立階斷除文申義總帥颯肯無幾亦斷於

書經旁訓卷之一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者史官記其行事以示萬世凡十八篇今所存五篇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

舜作堯典

已上係書序後倣此

堯典

堯唐帝名姓伊祁帝嚳之子十六歲自唐侯為天子都陶號陶唐氏典法也常也言堯舜可為萬世常法說文曰典從冊在几上尊閣之也

曰若

發語詞與越若來同

稽古帝堯曰放勳

言堯之力大無所不至也欽明

文章思

意思深遠

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書經旁訓

卷一



高祖至玄孫之親

已親而和均

明畿內民庶

此放勳之所極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明其德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鳥

變時雍

皆所謂放勳也

乃命

敬順廣天

五星于宿日月所會于辰

耕獲之時

羲和欽若昊天曆

紀數象觀天之器

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下分職頒布

居東表之地

取日出而名

敬禮接方出之日

均序春月當作起之

分命羲仲宅嵎

隅

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

事

朱鳥星昏見南方中

分散

乳化

交接

中春分晝夜

各五十刻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

南方交趾之地

夏月時物變化之事

致日

晝空刻

夏至大火星昏見南方

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因春析而又析

毛希而華易

西極之地

以日所及而名

禮送方納之日

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秋月當成就之事

皆退而人氣平

平秩西成宵中

秋分晝夜皆五十刻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

落更生潤澤鮮好

獸毛毳

跪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冬月歲事

聚於室內

生細毛以自溫

改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郁

鳥獸氄

冗

毛帝曰

嗟

及周

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一日遶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與天同行而少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日有奇而與天會是為一歲月與天同行而又遲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是為一月歲

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

信治

官

功皆廣

誰訪

五日有奇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

升用 臣名 堯嗣 丹朱 開明之才 歎其不然器不道忠信之

若時順時為 治之人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噫銀

言訟爭辨也 我事 臣名 歎美辭

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攬曰都共工蓋古之 世官族

聚見 靜則能言用則違背 漫滅天理

也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貌恭而 心不然滔天

八羅四岳 水盛貌 害 廣貌 包 駕出上 大阜大

帝曰咨四岳官名湯湯傷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

貌漫 能治水者 治衆 崇伯名

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四岳與 衆同對於鯀衆哉

甚不然之辭 逆令 敗 類 異已也已廢而復強舉之意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移族岳曰異異哉試可乃已帝

年功 我 天子位

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

用我之命 讓 不 辱 顯其包顯者

載汝能庸命異遜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

其兩賤者 衆與 無妻者 氏名 然我亦聞之其詳如何

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

無目者之子 愛弟 驕慢 和

岳曰瞽子父頑心不則德 義之經母嚚口不道忠 信之言象傲克諧

進進以善自治 至惡 以女嫁之 是 法

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

娥皇女英 理下 水名 水非婦 舜氏 戒女以敬

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圭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微賤 繼 偏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五典 百揆

四門大 麓之事 作舜典

書經卷之三 卷一

舜典 舜顯項六世 孫虞氏姚姓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

深智理光敬信實特濟之德上聞于堯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音五

常也

蓋使為司徒之官順

擯度百官之事猶冢宰也 次序見

典。君臣父子。夫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

四方之門

蓋兼四岳之官

泰山之足 退

過變而不迷亂

四門。四門穆穆。和之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

謀所行之事察所言汝

致有功

升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遜于有德之人。而正政。月上日。或曰。上受

堯始祖廟 亦美珠

珠

玉為橫帶

終于文祖。在瑤。璇璣。幾玉衡。以瑤。璿。璣。幾。所以象天體。

日月五星 遂 祭儀郊祀之禮曰類 精意享曰禋

玉管所以窺

璣。猶今之。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二寒。暑。

望而祭名山六川 周徧諸在祀典之神 歛

五等諸侯執圭辟來朝納

三日。四月。五月。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集五瑞。瑞。信也。

天子

盡此正月

見 四方諸侯九州牧伯

頒 五瑞

諸侯之國

侯。信。圭。伯。躬。圭。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巡行諸侯所守

東嶽泰山

望祭

歲二月。東巡守。狩。至于岱宗。柴。望秩。牲幣。祝號。

遂見東方諸侯

合 四時

齊一士律

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十二月。正日。同律度。

吉凶軍實嘉 即五瑞

三苞贊見之帛

分寸。尺量。斗斛。衡。鈞。鈞。名。修五禮。五玉。三帛。諸侯。

書經

卷一

四

執德公之孤執玄二生卿執羔太一死士執雉雉贊執此

五王二帛二生一死贊此九字當在同五禮之罷終乃復還之他如五罷卒乃復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四方諸侯分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有功則賜路車肇千有二

州禹貢只九州及舜即位之後分冀表每州表一名山為州鎮封十有二山濬

深導川象如天垂以典刑流遠去宥五刑刑之可鞭作

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省災肆赦怙尸終賊刑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

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紘于羽山四

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魄升天日殂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金石絲竹月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舜服堯喪畢至文詢于四岳闕

為贊以見

衡山 如東巡守之禮

華山 如初巡守之禮

北

恒山 如西巡守之禮

至

疑即文祖 祭以牛

陳進其為

治之說

考 事功

民功

始

常刑墨刑罰大辟也

官府之刑

夏楚二物學校之刑黃金贖其罪之至輕者過悞

不幸

縱 有得

再此設

敬

念

遣

疑即窮奇 甚蒼之地

置 疑即渾敦 南裔

山

西表西之池

疑即檣杭 東裔之山

山

驅 逐禁

棘 困苦之

為之 父母

絕 靜

謀于四岳之官

六

五

四門開曰方之門明四目達四聰廣四方之視聽以决壅蔽咨十

士兩養民之官

不違黃辰時

厚有德之人信

有二牧曰食哉食足惟時柔遠寬而能邇惇德允

仁厚之人拒絕包藏凶惡之人

要荒之地相率服從

起事功

元而難任古文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廣堯

事居相職操度百事

明德事

順度類

衆

緣之子

見作平水土之官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

汝作司空兼百揆

勉其新功

名棄姓矩氏

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

不聽其讓

帝曰契官也棄為此契葛○姓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

官遂稱為稷

子氏

布是百種之說

棄黎民阻斥飢汝后稷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

不道親睦

不道親睦

百姓不親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不遜汝作司徒敬

對中國

敷五教如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

亂在外亂在內

刑人就三處

寇劫賊殺人殺姦充執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孔氏以為

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

五等刑之當有者流之

流雖有五但為三等之居

致效而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

必明察乃能允當

誰順我

臣名有巧思

然

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

為共工之官

臣名

臣名

及臣名

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舜殊斯鏘暨伯與餘帝曰

和其職

誰順

山林澤藪

臣名

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

掌山澤之官

四臣名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甲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臣名

伯夷

主敘次百神之官

神享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

人鬼祭地

祇之禮

潔

二臣名

敬其事

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

掌

天子自天子至大夫之適子

莊敬

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易

慢

心之所之

長

宮商角徵羽

士律

和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失次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至率舞。益稷於予擊

臣名

傷絕善之事

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衆

官名

出自上達下納自達上

信

總告四岳九官十二牧

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

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

核實功

九載

去其幽暗升其明者

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廣 三苗作臣作叛至是別其善惡而分背之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舜生

堯方召用歷試居攝共三十年始即帝位又五十一升遐而崩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理四方諸侯

辨其姓分其類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使其相

治興

作汨作言治民之功興也

九共未詳

九篇藁飫

上搞下豫

書只共一片亦不可曉

陳

重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大禹謨

禹夏王名姁姓崇伯繇之子謨謀也

教布

敬

舜禹之言

君不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

敢易為君之道

臣職

難辭治

速化於善

然信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

此美

無所隱曰

棄

皆安考

舍已之短從人

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

之長

字

小民舉

用窮士

受讓此言惟帝堯能之

益因舜尊堯而美堯之德以勸之

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美帝德廣

太而能化

聖不可知

威之可畏

英華發外

顧

盡

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

禹言天道可畏以見不可不艱

反道善惡之應猶影響出於形聲

此推廣大禹克艱

君禹曰惠順也迪道也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微

迪之謨

度勿

則制

過

聞察人

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

不能東斷為

慮

光明

聲

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逆

私

情於

廢於事

嘆辭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

舜念益言

德非徒善當善其政

政非徒法所以養民

五行相克而生五穀

六者修之使無過不及

敦於

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數教通三易事制節謹度三者壯之使不乖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合六與三為九九叙惟

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

地平天成水土既治而上天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

事正德利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

帝位三十有三載耄音勞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惟帝念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

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寧姑全之

刑之此古皆仁愛忠厚之事好生德浸漬民心故民皆遷善遠罪不犯有司之法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

子從欲以治刑措不用舜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

美之能使我如其所願欲以治

卷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此復甲命之必使攝位也

來禹。泝水。傲子。

洪水在堯時然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

成允成

能踐言有成功

此禹之賢

勞于王事

儉于私養

足大

此又禹之賢

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

伐善

誇功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盛大 指禹 美

大功

帝王相繼次第

身

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

大君 此存心出治之本

危殆不安

微妙難見

審察理欲專守道心

后。人心

生於形 氣之私

惟危。道心

原乎義 理之正

惟微。惟精惟一。允

此聽言處事之要

不吝於眾

計事

用

執厥中。

無過無不及

無稽

不考於古

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奉

可受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

不可不敬

君位

可願欲之善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善

兵更無他說欲禹受命不辭

歷上有

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

功之臣

吉者命之攝位

掌占卜之官

斷

後

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順十著合

重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首至地

禁止辭

汝可謂此元后位

月日

禹受攝位之命

帝堯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

之廟

總

禮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

三苗不循教命

汝正

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

其罪

徵會諸侯

戒

眾

和整眾盛之貌

皆

無知之貌

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

闇惑

敬

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

殃故

帝之辭苗之罪

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

同心同力

能

功十日為一旬

臣名佐

益欲禹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

還兵而增修其德

至

是

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

舜耕田于歷山

仁覆闕下謂之見文

呼天及父母自負其罪自引其過

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罪引慝

敬其子職之事

舜父

敬懼貌莊敬戰懼

信順

誠

祗載見現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

况

盛德之言

然還

整

大

文命德教

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

舞者所執

虞主之階

至

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君信能謨明臣所謀弼

然問其詳

此推廣允迪謨明之義

無言之失

非淺近之

諧所勸禹曰兪如何臯陶曰都美其慎厥身修思永

皆和

問

家國

天下

惇敦敘九族厚敘九族庶民勵翼群哲勉輔邇可遠

音

盛德之言

然臯陶因禹之兪而復推廣其未盡之百

在兹近可推之遠禹拜昌言曰兪臯陶曰都在知人

者在

歎而未深然

皆如是

惟帝堯

在安民仁之禹曰吁咸若時言知人安民惟帝

智之

事

二者兼舉

十一

亦難之

智之明 用

仁之愛

服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

不足慮

不足遷

三苗

不足畏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好善大

臣名與共工。此周為黨者。

此下知人之事。

總言德見於行有九

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總言之有德

行事

問九德之自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

寬弘

莊順

植謹

敬有治才

畏馴

果徑

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和易

隅健

實勇

合宜

九而字皆正言反

應以明其德不偏

彰厥有

德彰著于身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

又有常乃吉士也

明

早

治

以為大夫

長恭

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

則

以為諸侯

治

以為大夫

皆華其華才選了人

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

曰俊過百人曰又

相師法

官及時趨事順

四時

眾功

成天子不可

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

以逸欲教諸侯。教謂上行而下效也。

言口之至淺

言幾事之至多

廢

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

天之事也

所治皆天事

此下安民之道

正

五常

厚

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

品

五常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有德之人

五等之服

以彰顯之

寅。畏協其恭敬。而民彝物。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

則各得其正

所謂和衷也

當勉勉而不可怠

因民之視聽以為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 顯其善 畏其惡 因民之好惡以為明威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古文作畏 二字通用達于上下。敬哉。

民社

順於理 可致之行

然

致之奉行可有功

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言底可績。

謙辭曰我未有所知

皋陶曰。子未有知。思曰。當作贊。贊。襄哉。惟思日贊助 於帝以成其

治而

益稷。按此篇連接上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舜以皋陶 既陳謨故

呼禹亦使昌言禹歎美皋 陶之謨至矣我復何言子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

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此述治水未先後之詳欲君臣相與保其治於無窮也懷山襄陵。下民昏

昏 陶之謨至矣我復何言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

獸困於水火

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獸魚鱉之肉於民

先疏滌九州川水以至於海次濬深畎澮之水以至於川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布種懋遷。

道

有於無。變化居積之貨。眾民乃得米食。後稷種五穀進艱得 之米食與兪魚鮮食

有於無變 化居積之貨 眾民乃得米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

天子之位

深然

止於至善之地

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僖。志。以昭。受上。

發

輔臣正直

動則天下大應固有先意而待我者

以是昭然受天之付託

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重

美 帝深感上支弼直之語故反復嘆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

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然此言臣所以為都之義足手

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輔翼右佐佑

貧馬為助

布

黃帝垂衣裳之象

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取其文也作會六者繪畫於上

虎雉

水草

形如芥

兩已相背

表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取其斷也黻

弗取其辨也絺繡六者繡於下裳以五采青黃赤白黑彰施于五色言其辨也

於繪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五聲八

察治之反

詩歌之協五聲者

汝當

音在治忽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出納五言汝

聽予違背於道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飲四鄰庶頑

頑諂之不忠直

是射侯

挾作教刑使之不志善於策

也愚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明其頑愚撻以記之書

以誌其過

欲其遷善並生天地之間

以所納之言

風颺感動之

至於善

用識志哉欲竝生哉工掌樂之官以納言時而颺揚之格

薦

用

不段則刑以威之此謂賤頑諂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

德之光輝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口然而心不然之辭帝光天

達于天下

角

黎明之賢者

同

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蒼蒼而生視遠之義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是用

以觀其蘊

以考其成

以厚其報

讓于善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

應其上

若不如是

遠近並同

進於無功之地矣

堯子

怠

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

狼暴

不休息

如暴湯舟之類

群亂

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

以絕其嗣位

禹自言懲丹朱惡不敢慢遊娶塗山氏女方及四日即往治水過門不問其子

家用殄厥世。予劓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

啓之哭聲亦不服子之

大相

輔

孤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平治水土。弼成五服。甸侯

四方相距五千里

每州立諸侯以為之師

迫

每方各建五夫以為之長

荒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

惟苗頑不就事功

憂念

順行我之德教

是汝

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

其弗率者臯陶方敬承汝之功敘

施法象之刑其明

此此言作樂之妙

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憂擊

玉磬

至

循

以合堂上咏歌之聲

丹朱

賓位與財祭群后

鳴球。搏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以德相讓

吹管 鼓有柄 合樂不用祝止樂用鼓

吹笙大鐘

迭奏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

舞貌

之樂

桃

祝

語

獸。蹠蹠。簫韶。執之。物韶舜樂總名。九成。鳳凰來儀

籥

籥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韶舜樂總名

合奏之變而樂成

維雌來舞而有客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

戒勅

君也

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典

百官之工庸

大言而疾曰颺

此臯陶先述其所以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

廢歌之意

謹其法度

數考

成功

續成

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

臯陶廢歌責難于君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煩碎

懈怠

傾圮

叢脞坐上聲

哉股肱情哉萬事墮隳哉帝拜曰俞往鈞

哉舜與皋陶之廢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哉

舜與皋陶之廢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夏書

夏者禹有天下之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係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以貢為之總名也

夏后氏田賦

分別

循

除

定

此三者禹治水之要帝都之地

此殺河勢

禹敷土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冀州

不言疆界既載始

山名

此開河道

治壺口治梁

梁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于岳陽

所經水

覃懷底績至于衡

古橫字

漳厥土惟白壤

白以辨色壤以辨性後倣此

厥賦

田所出穀米

惟上上錯

雜出第一等

第五等

厥田惟中中

不言貢能者天子封疆之內無事於貢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

可耕治海島之夷來貢皮服河羈屈聞有山如柱其方貢賦自北海入河

作島夷皮服夾

音協

右碣

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

九河

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鬴五胡蘇六簡潔七鈞盤八高津其一則河之經流

澤名

水已鍾聚

二水名

合而一宜桑之上已可養蚕

民降自高丘下居平地

已順其道

既道

雷夏既澤

滌

沮會同

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

厥土

黑墳

厥草惟繇

遙

厥木惟條

土脈墳起

茂

長

第六等

第九等

黑墳

粉

厥草惟繇

遙

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

厥賦貞

作治士二年賦乃同他州蓋充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甚

雀屬錦

貞正也以

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

下獻

漆絲厥篚織

薄賦為正綺之屬舟行水名河之支流

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地名

二水

文浮于濟潔

榻

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

嶠夷既略漕

循其道

漕

廣漢戰地可首蓋

第三等

第四等

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細葛非一種故曰錯

泰山之谷

麻

異

萊山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岱畎絲枲

絲枲

○鉛

西上

鉛

緣

松怪石菜

之夷

畜放

山桑絲中琴瑟之絃

水名

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

夷作牧厥篚麋

火

上

絲浮于汝

達于濟

○海岱及淮

二水名

治

二山名

種澤名

水聚復流

地名

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

沽賦

進長叢生

第三等

第五等

土赤埴

植

墳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

厥賦中中厥貢

以五色土建大社封諸侯羽山之俗

澤山之陽

惟土五色羽畎夏翟

雉羽五色

可為旌

皐

亦

陽

孤桐

淮上之夷

貢時珠

及赤黑幣曰玄里經曰纁曰織

泗濱浮磬

泗水旁露

淮夷蠙珠

暨魚

厥篚玄纁

琴瑟

白繒曰纁

其淮東南至海

卽鄆陽湖

聚隨陽之鳥

編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

所居在湖中

大海

太湖不震蕩箭竹

大竹

已布生

攸居三江

婁江東江松江

既入震澤

底定篠簜

小簜

蕩

既敷厥

少長

高

水泉濕

第九等

第七

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

等雜出第六等

金銀銅

玉石名

象牙犀兕皮鳥羽獸毛

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瑶琨

篠簜

材中矢

齒革

羽毛

草服

錦名織為貝文

畏小曰楛大曰楛

惟木

梗梓豫

島夷

東南海

卉服

厥篚織貝

厥包橘柚

卷一

卷一

十七



書經

必待錫命乃貢

順流而下

北距荆山

有錫貢凡言錫貢者皆沿緣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

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趨海如諸侯朝宗于王

即今洞庭其得其正

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水自潛自

雲澤土見而已夢澤可耕治

第八等

出漢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

第三等

木名可為弓幹

二木名

粗磨石

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柎春榦栝郭栲麋

細磨石

石中夾鉄味砂

竹名

竹名

木名

近澤三國

致貢栲栝之有名者

砥紙砮奴丹惟箇窳路楛楛戶○皆可為矢三邦底貢厥名

既見又匪之

漆色幣

殺

包匭軌菁茅三脊有刺可供厥篚玄纁熏璣珠不組綴

龜尺有寸偶符之使之納錫于

越也舍舟而陸

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西距荆山距大河

四水名

二水名

聚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

澤名

及

澤名

下地

下而流

第四等

荷柯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

雜出

第二等

麻

細綿

治磬之錯

賦錯上中厥貢漆象絺紵曠錫貢磬錯浮

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二山名

已可種藝江漢別流

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波既藝沱潛

之在梁州者

二山名

黑

第七等

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

第八等

雜出第七等九等

柔鉄剛鉄可以刻鏤

石磬

四獸名

賦下中三錯厥貢璆求鐵銀鏤漏砮石箭磬熊羆雄

第八等

雜出第七等九等

柔鉄剛鉄可以刻鏤

漏

石箭

石磬

四獸名

狐狸織皮毛織為罽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皮製為裘

山名

水名

十六

絕河而渡曰亂

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水不能載物已流于西水名

勉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

連二水名二水名從於渭水水名同於渭二山名祭山名山名

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

山名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休屠澤山名水可居

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即羸三苗之地既宅三苗

大有功敘正色第一等第六等美

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

琳琅玕浮于積石地至于龍門山西河會于渭汭織

皮毘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織皮至即敘十二字簡編脫誤當在厥貢惟球

琳琅玕此下總言九州山水分言導山今按導導

岍章及岐至于荆山岍岐荆三山屬雍州逾于河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底抵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杭恒山至于碣

石以上九山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以上

屬雍州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以上四山導嶓冢

乃漢水之所經也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别以上二山岷山

漢水所出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别以上二山岷山

漢南境上之山乃江水之所經也南岳屬荊州洞庭屬荊州

屬梁州江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禹經

水所出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禹經

弱水屬雍州不經中國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江而○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至此○此下瀆川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做此

黑色

山屬雍州

河出崑崙至積

沙

極西地名

導黑水

在雍梁之西

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導河積

石而流始大

此下詳記所經之地

華山之非

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

以上屬雍州

東至于底柱又東

地名渡處

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後做此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

洛水交流之內在豫州

至于大伾北過

屬冀州

澤名屬冀州

分屬兗州

屬兗州

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海水逆潮而得各

屬梁州

屬梁州

屬荊州

入于海嶓冢導漾

漢水發源之名

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水名

短旋

之水過三澨

筮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以上屬荊州

東匯

屬揚州

會澤為彭蠡

今考彭蠡非漢水所匯而古之漢水所匯也

東為北江入于海

屬梁州

水名屬梁州

水名屬梁州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巴陵

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後倣此

此匯亦指彭蠡也

澧水

陵以上屬

東迤

以

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沱

發源為沱

屬冀州

滿出河之南為滎水

地

水以上屬

東流為滎入于河溢為滎

屬豫州

東出于陶

名

即豫州荷澤

水名屬兗州

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

水

二水名

水

淮自桐柏

屬豫州

東會于泗沂

屬徐州

東入于海導渭自

山

水

水

水名

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州

水

山

二水名

水

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灋又東會于伊

此總結上文

四海水陸之地

可居九州之山

又東北入于河。以上並屬豫州九州攸同。四隩浴。既宅。九山

除木祭告九州之山。濬泉。九州之澤。已有岐障。

見禹

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四海之水會同。而有所歸。六

謨大治

致謹其財賦之

皆品節土中下三等

府孔修。庶土交正。以高下肥瘠。名物交相正。底慎財賦。威則三壤

成賦法於甲國

賜諸侯以國土姓氏

敬我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違我所行。

此分甸服五百里而

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

為五等也。量地遠近為納賦之輕重精粗。

禾本全曰總

十章

服。天子所居四面各五百里。為天子治田曰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直

藜菜去皮

十其德

去其穀

三百里納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大夫食邑

男爵小國也

五百里侯服。甸服外四面各五百里。為侯國之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

侯爵大國也

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又四面各五百里。為綏服。取撫安之義。三百

度文德教化

振起威武衛護

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此二百里界乎內外之間。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要服。又四面各五百里。夷狄之地。謂三百里之要者。要約之義。羈縻之而已。三百里

放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又四面各五百里。荒野之地。三

流放罪人於此

積

覆地

百里蠻。二百里流。流放罪重人於此。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各北

及風聲教化。蓋加

納錫玄圭於舜

沙。湖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師錫

之錫。同水色黑故。禹以玄圭為贄。

書經卷之四

卷一

二十一

啓

禹之子與有扈。扈戰于其之野。作其誓。序書者宜如春秋筆

其誓

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按有扈氏夏

地名

大戰于其乃召六卿

按周禮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平居無事則屬大司徒

有事出征則屬大司馬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

暴於輕忽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勳

誅在車左不治主射之事

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

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

事也

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太康失邦昆第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按經文已

明但疣贅耳下篇不註者倣此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

太康尸位

尸如祭祀之尸居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

貳乃盤遊無度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

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

言系分言

所在 水北

禹

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日皇祖

親

賤而忽之民為國之本

堅

安此以已之不足恃民之

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五子自稱視

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指大康

言所失之多

民心之怨

彰者未形之時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謀 指大康

腐索易絕六馬易驚以喻危懼之甚

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亦禹之訓

內為女色迷亂

外為駭獵迷亂

樂於飲酒

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美酒

貪於聲樂高大宮室繪畫

六者有其一

皆是致滅亡

竟初為唐侯後都

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

於陶堯舜禹皆都冀州

小者大者 致

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

與而又明

再再也

猶周之六典 循周之八刑遺

通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百二

平

鈞至之以所以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

和鈞三十斤○今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

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是權者又法度之所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自出故以鈞石言之

怨

指大康

誰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徬

哀思

愧之見于色

愧之發于心

無人之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倬怩泥弗慎厥德雖

可依

悔可追不可追及

羲和滔淫廢時亂日仲康畏羿之強未敢明正羲和之罪止責其荒酒廢職序

青經

卷一

三三

書者不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征

胤國名征者上伐下也仲康丁夏之衰

承命討有罪禮樂征伐

大康之弟

胤國之侯受命為大司馬統六軍掌日月之官且當惡于羿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洒荒

往

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

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此即謨訓

日蝕之類

法

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

修職以佐君故君明而又明

正月宣令之官

金曰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眾以警言

修輔厥后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

以道言正百善去惡之事至理存焉亦善藝以諫

不能規諫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

付反

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遠棄其所主之事

日月會次之名

歲月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樂官無目者進鼓以救日小臣

在官者

集漢書作輯通用言

而掩蝕於房宿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義和為曆象之官乃尸居其位若無聞知

犯

馳走供救日之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

政治之典籍

今羲和日蝕罔聞是于先王後時之誅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

承行

廢輔

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

出玉山名山春

奉行天討之官不擇善惡而戮之其害甚于猛火滅

威命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

大首惡

漸穢

厥渠魁脅從罔治被迫脅從亂者不必窮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誓畢復嗟

今按亂矣征義和止謂酒荒廢職而已至此乃嗚呼有脅從從舊染之語此必聚不逞之人以為亂黨嘆以深警之欲其用命也

威克厥愛允濟軍旅主威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勉力戒懼

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其爾眾士懋戒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帝從先王帝居帝作帝

告谷釐沃惡也○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

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

門乃遇不期而會汝鳩汝方二臣名作汝鳩汝方五篇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伊尹相湯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

伐桀升自陟首而遂與桀

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誓

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眾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民伐罪之意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音小子敢行稱亂有

桀

誅

商民不知桀之虐而異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立亳眾

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

刈穫

斷正有夏之罪

桀無道得罪于天

我稽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土

桀之虐不及其如我何

盡絕

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



殘害

民厭夏德怠惰不和

指日而言曰此日何時亡我寧與汝皆亡

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桀之惡德如此

往伐

桀言有天下如日。日亡。吾乃亡。故民因以日之。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

賜與

我言既出不復反吞之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桀妻子也并妻子誅之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音。俘厥寶玉俘

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誼伯仲伯作典寶篇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地名仲虺悔作誥。

仲虺之誥

仲虺名爲湯左相誥告也。用於會同。曰誥。此告湯而亦曰誥者。蓋非特釋湯之慙。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

成湯武功成故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愧其德之不

恐後世亂臣賊子藉以爲口實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

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

此言天立君之意

無主則爭且亂矣

天生聰明者爲之主以治

生民有欲。人生有耳目口。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

之

桀昏亂

與湯不懼不惑表正則影直

繼

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

所行

此言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用

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詐誣上天

天

明

衆

托天以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啓賢者

實多

衆始我國在有夏之中

如禾中有稂莠

簡賢附勢

依附有勢之人

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如粟中有糠粃爲雜所惡欲見剪除

商衆小大震恐

罪况湯

有莠誘

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聳人之聽聞尤禁所忌失者乎

此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日

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

近也

聲

色

女

不殖

聚也

貨

財寶

茂也德之茂者茂以官功之茂者茂以賞用人之善如自己出

湯之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

德足聽聞者如此

葛國之君與者物饋餉者爲仇讎而湯始征之

望其來

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望其來

何

所往伐之國民

賀

待

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猷

復生

此因以勸勉之

喜

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

德則

忠則顯用良則遂逆弱則兼之昧則惑之亂則取之亡則獲之推彼之亡

賢則

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

之存

盛

此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

兼攻取固

存佑輔顯

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

勉明

希道於天下

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

垂諸

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後世植有餘裕

古人之言

能自有直見以得師者王

裕後昆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

問人

有餘裕

狹

此言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

封

有禮六

傾

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

敬畏尊奉

恭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所都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

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之降命而具仁義

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若有恒性人之稟命而得此理也克

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

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

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率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

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

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

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能是信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此兼人

咎單作明居。篇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序書者言湯沒而太甲立非也。當以孟子所言與史記所

載為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是

伊訓。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外丙立二年仲壬三年之喪伊尹乃至商祖廟祠于先

王告立太甲又奉太甲見于湯廟作伊訓

此史臣敘事之始

惟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夏十有二月乙丑。商正

告祭

故以十二伊尹祠于先王。喪三年不祭故伊奉

侯甸服

嗣王祇見厥祖。又奉太甲以見湯侯甸羣后咸在。百

命於太宰即伊尹

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

太甲 商所宜監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禹

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

及

皆順

謂桀不循先王之道

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

借

有天命者謂湯也

造可攻之象山桀積惡於鳴條

湯德修則始於亳都

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地朕哉自亳。惟我

湯 敷 著 德威 代桀之虐以我之寬

信而懷也

商王布昭聖武。代雲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

即位之初

立愛之道自親始

立敬之道自長治

孝弟之道自家達于國而措之天下也

此言

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嗚

書經

卷一

五

湯得天下之難始

三綱五常

逆前輩

是順

君

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

臣

全

積累之勤以有天下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

廣

賢

官府之刑戒

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常

樂酒

若巫覡也

以身從之財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

女

觀微

過而無度

老成有德

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

聰愚

犯理

三風者愆之綱十愆者風之目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不能止其君服墨刑

詳悉以訓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童者不之士

當以風愆敬于身念而勿亡

聖人之謀

廣大

美

甚著

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此下總結上文而以天命人事福禍申戒之

福

勿以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覆

族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肆命

書

徂后

書

湯葬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上

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三篇相屬成文或附史臣語以貫篇意

此史氏之言

順

伊尹官名

湯

常目在此上天顯然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

言終身言

之理命之我者 奉 天地

土神 穀神

敬

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

命之有天下

安

伊尹自稱

若

以居民眾故

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壁宅師肆

大業統

夏都在亳之西

先王以忠信有終

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忠信有

故其輔相亦有終

烈

以桀為戒

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當敬爾為君之道 君不君則辱成湯矣

此史氏之言

無所思無所聽

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尋常罔念聞伊尹

湯

欲明未明時大明其德

急于行

求非一方

開導子孫

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

顛

傾此太甲受病處故特言之

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謹儉約惟懷永圖求

若虐人射獸擊牙既張必從省察其失括合于法度然後發敬其所當止循汝

久之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

我悅

稱譽 此史氏之言

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不能變伊尹曰茲

此不順義理之人習惡而與性成者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理之人 營宮于桐

使親近湯墓以

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

無使終身迷亂

喪能

信實之德

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史氏言

德結此篇以

克終允

發次篇之義

### 太甲中

年

終喪明年之正朔

袞冕吉服

太甲

亳都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

卷一

三十一

君不能相正

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願助

使

君

限美大甲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

致敬師保其禮如此

致

猶不肖

就事言

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以

就身言

召罪

身

災

欲而敗縱敗禮以縱蕩而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

法度

縱敗禮

以縱蕩而以速戾于厥躬

天作孽猶

過

能

能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

正

謀

倍

致敬以復大甲

不敢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

度敗禮

誠身誠意

君

此湯德所以成下者

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如于民服

無

喜隣國之民望湯之來

待

免於

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

刑罰

勉

取法

湯

逸情

此懋德所從事

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

不蔽於淺近

不惑於儉邪

奉

厥

恭視遠惟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亦

### 太甲下

重告

無私親

能敬者則親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歸心

歆其享

難

德者合敬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

仁誠

終始謹其

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

所與

惟明明之君為然

湯

舉敬以包仁誠

德與天合故能配天

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

繼

善基

視

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

升遠進德有序

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忽

當思其難

當思其危

逆耳

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

之言難受

然多合道

順意一言易從

然多非道不可不察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上

不思何所得

不行何所成

大善

欲太甲矯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

情之偏

正

大甲失或在此

君無輕信辨言而亂舊政臣無貪寵利而居成功

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

長信

美

永孚于休伊尹有退休之志矣

伊尹作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以訓之

還

太甲

以一德陳戒其君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

信

不

州

禁

謀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

此言桀所以失天命湯所以得天命者以證之

佑視

開導

王弗克庸德常其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有天命者

純一之道使

百神之主

伊尹自稱及

皆

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當

衆於是改建夏之正為建丑

此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



言天佑民歸言以德之故

助

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則純無佳不吉

不則雜無佳不凶

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

禍福

德與不德

新服天子之命

當日新其德

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

終始有常而無間斷

是乃所以自新也

此言用人

德

能輔弼大臣

須得其人

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

為成君德

為下在治斯民

難於任用慎於聽察

可否相濟始終如一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所以

此固上文而准取人為善之要取法

德之實行

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此二德之效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

任君

子也

能

尊先王所守之天祿

姓成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水

致眾

此言德政修不見于後世服乎

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七廟則聖則德必有德之謂不

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可

祀設

天子居萬民之上有善政而後民悅服

申言君民之相須

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勿自大以已有餘德視人為不足自大而使人使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情

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

厥功

沃丁太甲之子既葬伊尹于亳咎單臣名遂訓伊尹事作

沃丁○伊陟伊尹之子相太戊沃丁弟亳有祥桑穀二木

各共生于朝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伊陟贊于巫咸臣名作咸

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

于囂。地名。○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

乙圮。移。○水所。毀曰圮。于耿。作祖乙。凡十篇。

盤庚五遷。今詳五邦盤庚之前已有五遷非盤庚五遷也。序說誤矣。史記亦謂盤庚有五

遷亦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上。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

小民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篇作於未遷之前。

以告羣臣。中篇作於渡河之時。以告庶民。下篇作於既遷之後。以告百官族姓。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

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

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

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

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由

書經旁訓

在位者始惟舉先王舊嘗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惟日使在位者無得伏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

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臣民盡

王庭

謀去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

汝私心 勿傲上之命從已之安

謀用世臣舊家之人 凡王所修

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

播宣之辭奉承于內而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教之 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

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

誹謗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

廢

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

不宣布我德意畏

我視汝情明若觀火 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矣

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

申無微之戒 下從上猶綱在綱綱舉則目張 申從康之戒 今遷徙雖勞如農之勤苦而有秋成之望 申

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

汝猷黜乃心之戒 勞而有功此實德也

姻條

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

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

申從康之害 大害

怠

強力 為勞苦之事 事

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

安有黍稷之可望

申傲上之害

善

害

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外姦內宄

害

為不遷之說為惡之先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

痛

汝後雖悔身已無及

視

小

且相

規戒之言

恫通汝悔身何及相時儉織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

過言尚可畏 况

制汝生殺之命可不畏乎

何

相

虛浮

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

不根之論

恐動之以禍患沈疇之於罪惡

焚

野言其勢熖之盛

而殄滅之不難也

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

書經卷之四

為不安

過古之賢人

求入于世

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子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

臣舊家

人舊則習罷舊則蔽

相與同其安逸

求舊器非求舊惟親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

勤勞我豈敢動用非禮之罰以加汝

世世簡選爾之功勞

蔽

祀

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

爾祖以功

配食於廟

作福作威皆簡在先王與爾祖之心我亦豈敢動用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

非德以加汝乎

謀遷之難我志決遷若射者必志於中

意當時老成孤約皆有言當遷者故戒

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悔老成人無弱

其無傷之無弱之

各謀長遠其居

遷徙之謀

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

疎親為惡詠

為善顯

善惟汝眾用德之故

有遠邇用罪伐厥厥用德彰厥善邇之臧惟汝眾邦

夫罰其所當罰

各相告戒

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

子

敬

整

法汝言

不然罪及女身不可追傷

千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 盤庚中

此史氏之言

殷在河南故涉河

以話言曉諭

從大

盤庚作

起而將遷

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

誠

皆至冊慢

中塗行宮

凡

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

廢

先王

君既無不惟民之敬

民

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亦保其君相與憂其憂少

朕

天時之災天降虐於殷水患不息

不敢安居其

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雩先王不懷厥

書經卷之四

卷一

三七

所興作 視民之利當遷而已

何

以所聞先王之事

汝

便

彼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

惟喜與汝同安

非為汝有罪

而謫遷汝也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

亦惟以謂民

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

湯析之故 以大從爾欲安之志

用

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

所

布

敬

至誠感

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

窮

善

若乘舟在河

遲疑不濟 必敗其所載之物 誠心不相聯屬

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

惟相與沈溺而已

爾不考其利害

雖自忿怒何損於困苦

久

水災

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廖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是汝大以憂而自憂

今但知有今日不知有後日

汝有何生理於天平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

德

惡

敢

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

江汝之志使汝邪許

進

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予

我豈以威脅汝

養

商俗尚鬼神以盛展下文特稱先后與羣臣祖文以福

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福諭之

大能養

念

敢不遷是失政而久于此

湯必

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於政陳于茲高后

大降罪疾于我

言何故不遷以害我民

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

與我

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豎予

同心以遷

泛言先王

盤庚自稱

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

同事

失

先王之靈在上降罰於汝 汝無道以自免

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

畜養之民

汝有幾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

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

汝父汝祖父亦絕棄汝

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歿茲予

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財寶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於其子孫啓成湯不

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

即上篇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

告汝于難之意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無相絕遠而誠意不屬分君之所圖共圖之君之所念共念之

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

各以極至之理存心則知遷議不可易矣

不恭上命誓遇于道而行刑

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誓遇姦宄

也極至也

生無使移其種類於此毫都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往新邑

用

蓋遷徙艱關恐為子孫

奸人乘隙生變故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

嚴號令以告勅之

乃家

盤庚下

徙都亳

王君臣上下之位

慰勞臣民以安眾情

盤庚言玩情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忌

勉立非常之命

布

盡

兼臣民而言

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合同

成湯契始

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一人古我先王將

居亳湯復往居亳依山故曰適于山

地高無水患故曰降我凶德美功

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

漂分散

止

何故

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

成湯

治及

與篤敬之臣

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

長居

此申彼此情釋疑懼之意

衆

至

用謀之善者爾

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的由靈名

亦非敢違我

亦欲廣此大業耳

諸侯

衆卿百官

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墳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庶幾

痛於心

勉擇導

不任好始之人惟勇於敬民

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

以其生生爲念

我則敘用欽禮之

進

恭生生鞠也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

如我意非我意

此戒不可爲勉其所當爲

民功敬布

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聚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

爲民之德久任

民德永肩一心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如序所云似若

高宗夢得傳說姓名又謂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其說支離晦昧

作說命三篇

說命上

記高宗命傳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上篇記得

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

王宅憂亮陰三祀

高宗居喪於亮陰三年百官摠已聽於冢幸故人君不言○亮一作

既除喪則可以言喪而猶弗言故羣臣諫之

有先

諫陰古

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

知之德者謂之明哲

爲天下法

奉法

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號令

受命 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

我表正

不類前人以此故不敢輕發言 恭敬淵默以思治道 上帝

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與我賢輔 將代我夏矣

乃詳審夢中所見之象 繪畫其形 編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居傅氏之巖

似於是 以冢宰兼師保

近其人以學 此下命說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

之辭

進善言

我

此托物以喻納誨之功

磨石

大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三日兩

開汝

灌既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

喻臣言不背口饋亂

愈 喻我行無所見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賢乃

屬無

正救汝君 使循商先王之道 蹈成湯之德

安

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

敬我 土交所命者 思

此答欽子特命之語

墨

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

美

能 臣雖不命備且承之

敬順

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

美

王之休命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

將告以為治之要也

說命中

受命 冢宰之職

順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立 天子 諸侯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敬順

言語以文身輕出

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

則起羞 甲冑以衛身輕動則起戎 衣裳以命德在笥戒其輕于 干戈以討罪省躬戒其輕舉

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

戒此四者 信 此 能 政治 無 美

六卿百執事官也

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

親 公卿大夫士爵也 凶

當乎理

時措之宜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自有

失

自矜

專其事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無開籠幸而納細人之侮 無恥過誤而遠已之非 安於義理之所止

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備非惟厥攸居政事惟

不雜 此因其失而正之 公不欲驕驩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交鬼神之道

美

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首

汝言可服行

使汝不善於言

則我何所聞而行

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

得於耳者非難

行於身者為難 王悅信之亦不為難 信可合

成湯

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難允協于先王成德

基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以為學之說也

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臣名 已 而 退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

居

歷敘廢學之因而歎其終無所顯明也

心之所向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

造酒之藥

醜 酸

剛柔可否相濟

勿違義

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

能行

資之人

是

立

反之已

葉子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聖王之訓

得不學古訓

而能長治久安者非

所

虛以

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

受人勤以勵已

則其所修如泉源源而來篤信深念

學之得于已者如此

教人居

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

學之半

常在

則德之所修不知其然而然視

法

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威憲其

過失

用能敬承其竟

廣求

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

是汝教手足備而成人

良臣輔而君

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

聖

九世長官之臣

伊尹興起

伊尹自任之言

我不能使其君為

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

漸蓋

如受達于市井之間

不得其所

是

罪

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佐

有功之祖謂湯也

指說庶幾

輔

勿使

伊尹獨

商家

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治

食祿

繼汝君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

湯

安

對以已揚于眾

上文高宗所命

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

作高宗彤日經言彤日而序以為祭成湯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

也 ○高宗之訓 篇

高宗彤日

祭明日又祭之名  
殷日彤周曰釋

鳴

正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日惟先格王正厥事

詳下文

祀無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雉雉之異故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

此下格去之言

主

理

義則永不

失之乃訓于王日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

義則永不

短折

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

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傳說嘗有黷于祭祀之戒今祖已復有降年有永有

順于德

服其

永之言意高宗祭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

民有不若德不聽

罪

既以妖孽為符信謹定欲修省以正德

其如何天心誅絕矣

此下正事之言

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日

民之言

其如台嗚呼王司敬

民

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宗無非天之嗣其可獨豐于昵廟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

黎

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序言殷始咎周似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西伯戡黎

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弓矢鉄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黎為不道文

王乃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紂惡不悛既已戡黎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紂

庶幾王之改之也○戡黎似非文王事武王嘗嗣為西伯疑當代紂時先戡黎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日天子天既訖我殷

此史氏舉祖伊告王之因

祖姓伊名祖已後也

紂

絕

至大

祖宗在天之靈 助

謂紂

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

自絕于天

絕服

飢饉荐臻

民失常心

廢壞帝法

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度也天性不迪率

民皆紂虐無不欲其亡

何降威于殷

受大命者何不至

言

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

紂不復能君我

民雖欲亡我我生獨不有命在天

退而言

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

列

指汝所為之事

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

其能免戮于商邦乎

無戮于爾邦

亂

太師箕子孤卿比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此

于史錄其問答之語

紂無道不能或紀治正天下

成湯致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弟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列

紂

湯以酒為日醜

無小

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

無大

相師

法

冒法入無者得其罪者小民

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無所畏方起離怨爭鬪侵奪

濫處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

時斲

斲之喪亡乃至于今日乎

此微子更端以問救亂之策

紂發也顯狂暴虐無道

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墜狂吾

老成人逝

野汝二人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降墮之事將如之何哉

此下箕子之

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隕若之何其父師若

答也 敬子此下箕子剖析微子之言而有甚之意

起

曰主子天毒降災荒殷邦言乃天毒害生紂方興沉

不其其所當畏

棄逐

老成人

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

色純曰犧

有司用相空穰將而食之且無災禍

下視殷民上所用以治之者若犧

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

敵指敵之上以離敵下則不必以敵離上紂方名敵離而行之不忘君臣同惡濟故民之亂而無辜

讎歛召敵讎不忘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

斷無臣僕他人之理

我與受其敗我出當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

以去為道

害

出迪我舊云刻子

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

所言適

不去

商家宗祀頌區矣

此下以此去就之義

以害之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

安其義之所當盡

如我則留不復顧行道也

自達其志于先王

我不顧行遜

今按此篇比于獨

義之當歿而無復言歟 又按左傳逢伯對楚曰

昔武王克商微子面縛叩墜以見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孽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

之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遜于外耳

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 孟春建寅之月 見禹貢史臣追稱曰王 告以伐商 大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諸侯

求會者親之曰及治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

友尊之白尹

書經旁訓卷之二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

誓三篇十有一年者十有三年之誤也漢孔氏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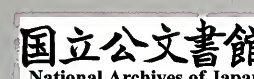
甚誤又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改元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文王之喪年又誤

泰誓上泰與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因以名

篇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

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 孟春建寅之月 見禹貢史臣追稱曰王 告以伐商 大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諸侯



惟人得其秀而靈知覺獨異於物

聖人 得其最秀最靈而聰明先覺故能為大君以為民父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母也

糾名

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

溺於酒 亂 女色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曷色敢行暴虐

刑及親族

囚父兄寵

土高曰臺有水曰榭

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奢靡服飾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為炮烙之刑

剗剗

剗比于妻以視其胎

動

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

敬 奉行

功

成 故

武王名

以諸侯之同姓

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之得失於空同

無

改

樽踞

集

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盡

紂乃自言

民社

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

天命 無有德 刑其侮慢之意 助

以長之

以教之

罪在右

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愛 安

有罪當計 無罪當赦

場用其心

左同則量度上六德德

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

同則量度其官二句兵志之詞

十萬曰億

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通滿

與討同

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

非常祀而其禮依郊祀曰類 祭社曰宜 大社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

致

誅

憐

捕

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于

天人合應之時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月二十八日止

北諸侯

皆

循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昔豈錫西地從渡河者皆西方諸侯

口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

無法度之事

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

黃黑老人

親近惡

耽色醉怒縱

化於糾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

棄犁耜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

謂上極命以相誅滅無非之入呼天告寃

腥穢之德顯聞于上

受

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

順

害

退

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

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剝落去夫

微

殺害

此千如答祖伊或

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劓其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

不有命之言

也過

視

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

桀

治

吉夢

吉卜重

加兵

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

于商

勝

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治

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也平

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同心同德

生南宮括九臣治外妃邑姜治內共十人

紂雖有至親不如周賢人之可恃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

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伐商斷必往矣

舉八

紂之疆界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謂紂也 伐紂 大湯武放伐皆公天下為心勉

將士 無或以紂為不足畏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

寧執心為非我所敵 民畏紂虐懼者朋推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

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 泰誓下

戊午之明日 時武王未備六軍蓋史臣之辭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我西土

至顯與常之理 其義類甚明

衰 慢 即五典 廢 惰

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

上言絕于天 下結怨于民 此下總結怨之實

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心比于諫紂紂怒曰吾聞 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而

作威殺戮毒痛音 敷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

常法 禁

箕子 祭天祭地

祖宗之廟

祀

奇異技能過度之巧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姐已

斷然 是亡

勤勉不息

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君

大

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

累世之仇 植德專力於滋長 除惡專力於絕根

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二句亦 肆子

大

絕 滅

路

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殺敵

成汝君

不迪果毅

戮以示衆

為果致

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

言其德之輝光

德之遠被

尤著所發之地

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

三分天下有其二

剋

勇

猶言無過

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猶有勝負之慮  
愆為文王羞聖人臨

事而懼也如此

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

音奔

三百人

古者戰車二乘則輜車一乘司

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兵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戰車七十五人輜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武王軍於牧野臨陣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

二月四日將明未明之時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

為儀

指麾

慰勞其行役之遠

王慰當時諸侯之會者

黃金飾斧

右秉白旄以麾白迺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

治事者三卿也時武王未備六卿

亞者卿之二大夫旅者卿之屬士也師氏以兵守

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

門者

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者

舉

戟

並楯立之於地

長及庸蜀羌髻

牙

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

戰屬長二丈

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唯

晨鳴

予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道蕭索

昏亂廢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思報答

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

棄其所遺祖父母之昆弟而不遇以道

有罪逃亡之人

尊

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

用

討惑於姬已遂至流毒如此

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武王名

此告以作坐進退之法

衍編

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也進趨

戒其輕進也

謂將士勉

此告之以發殺擊刺之法

擊刺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

戒其負殺也

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

如西獸之猛

勿迎擊其能奔來降者以勞後西上之人

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

不勉于前二者

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謂歸馬放牛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成所識事之

大者多矣何獨先取於此哉

武成

史臣記武王伐紂本末與其政事共爲一書以篇內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

建寅之月二日也朔日死魄二日曰旁死魄

明日

行

鎬京往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始也月三日

自商而歸文王舊都先王廟在焉息

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南

今華陰瀆開

不復用兵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

以克商告于周之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甸速執事助祭

木豆竹豆祭器也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告武功之成

望日月光滿既生魄望後長

及官

柴望燔柴祭天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

皆朝見新君

眾諸侯

后稷始封于邰

后稷曾孫

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厚后稷之業

古公亶父始

太王子

勞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

功大受

安

威

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

自爲西伯而威德益著凡九年崩天下尚未一統

致

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

華山

河告神之辭

箕祖

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

武王名

正商之罪

孫周王史臣追發將有人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

絕

通逃罪人之主聚

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如魚聚淵

謙辭

太公周召之徒敬順

絕

謀

內

外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

無

從敬

黜商之定命故我

安其

士女以玄

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黃之幣來迎

昭明我周王之德

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

指皇天后

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

土名山大川

能助

如師敗則爲神羞耻

地名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

渡處

勝商之命

欲明未明之時

衆如林

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

之盛

友友其在後之衆以走自

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

繼事

反商政政由舊

放

囚奴

憲軍橫木商賢人里門

積財之所

積粟之所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公侯伯子男

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有德者

有才者

公侯百里伯七十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

君臣

養生送死追遠厚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

有德者崇以官

報功

垂衣拱手

者報以賞

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政治之本末如此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

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一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禹治水時洛水有神龜負文而列於背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

足而五居中禹因次第之以成九疇武王克  
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陳洪範九疇按篇

內口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詞蓋洪  
範發之於禹箕子推演增益以成篇

惟十有三祀周曰年而曰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

乃言難辭稱舊爵也嗚呼箕子惟天陰騭直下民相協厥居我

不知其彝倫攸敘常理所以次敘者如何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塞洪

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亂列

鯀則殛殛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與

初一曰五行此九疇之綱也禹所第敘次二曰敬用五事曰敬者所以誠身次三曰

農用八政者所以厚生次四曰協用五紀曰協者所以合天次五曰建用皇極曰建者所以立極次六

曰又用三德曰又者所以治民次七曰明用稽疑曰明者所以辨惑次八曰念用庶徵曰念者所以省驗次

曰嚮者所以勸善 曰威者所以懲惡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也此下九疇之目一也箕子所演

一生水 地二生火 天三生木 地四生金 天五生土

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五行之生序水曰潤

天下 炎而又上 曲而又直 從而又革 於是稼而又穡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此以性言土爰稼穡此以

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德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言 貌澤水也 言揚大也 視散木也 聽收金也

甘此五行之味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此五事之貌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王事之德 嚴整 條理 智 度 無不見 無不聞 通乎微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此五德之

以成性 掌禁以治奸 禮諸侯遠人 除殘禁暴 所以報本 掌土以居民 掌教

州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民食為急故居先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經星緯星日月所會

占步之法敬授人時 此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

之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

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而天下之人於此取則焉以至一言一動無

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集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 亦皆於君之極 與之保守勿失 此重言君不可不建極 邪黨者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當睦之民 亦皆於君之極 與之保守勿失 此重言君不可不建極 邪黨者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位之人

私相比附

君為之極

此言庶民也

謀慮

施設

操守武王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

雖不合於善

而不陷於惡

君容受而成就之

見於外有安和之色

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發於甲有好德之言

與

爵祿是

此結上章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

而起下章之義

尊顯此言有位者

才智

施設

進

則賢才在位而邦其昌

災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盛矣

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

已有祿然後可責為善若廩祿不繼不能使其和好于家

昌凡厥正人

在官之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于而家

則是人將陷於罪戾

於其不好德之人

與

祿

為

用咎惡之

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人此皇極敷衍之言

加私意于好

加私意于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惡

王路

不中

不公

偏遠

守易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倍常

不正

不偏邪合而來

來而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

此贊敷言之妙

上文敷衍之言

常理

大訓

乃天

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迄天子之光曰

之訓

起語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

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迄天子之光曰

辭

執之意

尊之意

此聖人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

無邪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

治

平康則以正直治無事矯拂強梗弗順者以剛治之和柔委順者以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

友

柔治之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治之高光明爽過乎中者以柔治之慶賞

刑罰

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

惟辟

珍異之奉

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不正不平不公

踰分過差

考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

擇其人而建立之 龜曰卜著曰筮

此卜兆有五

開霽

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兩曰霽

蒙昧

絡驛不屬

交錯相勝

此占卦用二

一云遇卦為貞之卦為

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悔

推人事之過差是

作卜筮之官

凡卜筮必用三爻以相參考

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

而從一人之同者

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如舜之禪禹是也

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遇祀

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龜筮不違亦吉

人二從而龜筮不違亦吉

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人二從而龜筮不違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一從而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然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皆逆

內謂祭

外謂征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

爨

五者以時至

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暘

屬木

屬金

屬土

之敘五行乃生數自然

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

理次第相為貫通者也

卷二

十三

書經旁訓

滋豐茂

過多

過少

嘉美之徵

君能敬則時雨應若順也

蕃廡備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

治

明

度

無不通

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過冬之徵

狂妄則常雨應之

差

怠

迫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

昧

土者得失其徵以歲卿士得失其徵以月

師尹得失其徵以

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日

此休徵所感之效言歲月日者總於天也

各以尊卑驗五

歲月日時無易

歲月日之間而

百穀

賢臣

顯

安此咎徵所致之害言日月歲者著其

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日

小

歲之間五者

百穀用不成又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

民多如星

箕星好風

異星好正

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至

東并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日之行也黑則有冬

有夏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

從赤道月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入于箕則多風九

有壽而後能享福故先之

有稟祿

無患難

樂其道

順受其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正

不得其死

橫夭

身不安

心不寧

終命以福之急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

用不足

剛之過

柔之過

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以極之重

書經卷之四

卷二

十四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宗廟彝尊以爲諸侯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

此旅獒之本序

道路自通

多之稱也

西夷國名致

犬高四尺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皆來

西旅底貢厥獒。

能曉

召公奭

古之明王謹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

人

近盡貢方土所生之物

言無異物也

示謂所貢方

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

物

國使之無廢其職

同姓諸侯

便之益厚

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

其親

諸侯

敢輕

以德視其物

動容周旋皆由禮故不妄與人

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

不役於耳目之所好

百爲之度惟

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

其正

即狎侮之事

即役耳目之事

已志以道而寧則無妄發

人言以道而接則無妄受

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

遊觀

圖治

奇巧之物

日用之物

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

本土所生

養

養

遠方之物

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

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此即謹德于夫

不矜持小節

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

八尺曰仞

細行，質指受獒而言，信能行此

安

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

行終累大德

卷二

十五

周之子孫世世為天子

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南方遠國

芮伯作旅

陳也

巢命

同同姓畿內之國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縢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

之處史錄其冊祝之文併序其事之始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

以金縢

各篇

克商未久

不悅大召召公

詩言其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穆

蓋卻二公之上

姜太王王

中

而有意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

為壇除地為壇別為一壇

向

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

置璧於壇

三壇二王六位皆南向

太史

如冬祝板

以禮三王而執珪以為贊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

長諱武王名遇惡暴病

武王為天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

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

如欲其效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

仁順祖考

幹

能

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謂武王

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

布文德以佑助四方

一五

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書經卷之四

言三王不可墜火天降之寶命

庶先王之祀亦永賴以存

畏鳴。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就

大

許代武王

俟武王之安

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藏言周業必隳不復得祀神也 三公所卜龜皆重吉開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羽。吉啓籥。見

十兆之體

王疾無害

新受命

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即歸俟爾命 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

祝冊

以金

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

級

藏上書之儀

公歸之明日

病癒

自此又聞武王崩

周公兄弟各辭

蔡叔受命於處

滕之匱中。王翼曰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

無根之言如水之流

成王尚幼

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三王曰我

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曰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

見也漢孔氏以辟為誅殺非是時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王方疑周公豈容遽與兵以誅之耶故告

二公言我不避去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罪人為誰二年後始知為管蔡

與

惡鳥

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以其破巢取卵比武

責讓

刈禾

與之敗管蔡及王室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

什

皆戴皮弁

祭

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

將上天變而偶得周公冊視請命之說

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

書經卷之四

卷二

十七

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入成王使卜天變者

皆言信有此事又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即前曰周公使人疾之人

對曰信噫

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不敢言

王執周公祝冊之文感悟而泣曰

不必更

謂公昔以身代

公命

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

武王之上其忠誠如此而我勿冲不知乃信流言而疑之

風雷

顯勤勞王家之德

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當作親迎

迎周公歸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

什

扶起

用梓

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

築

之歲則大熟

三叔監殷曰謂之三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

大誥

武王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居

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

發語辭

及

治事之臣 我不為天所恤

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

如

天降割于

待

大思

童幼之君

數 五服

我家不少延

言武王崩也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

不能造明哲以道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夫至况言其能格知天命

承上語辭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

喻其心之憂懼

所以濟者布 飾

開大前至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

秘 〇 修明其 典章法度

敷前

之其業

武王安天下之大功

開抑天之威用而不征討

武王克殷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

安天下故稱寧王

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云將有大艱難之事

與我大寶龜紹介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

安及此果蠢然而動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

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

知我民有二三疵墮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反鄙邑我周邦

今武庚蠢動今之明也民之

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

賢者

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武王所圖之功

武事美十三

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

龜而并吉故此舉卜吉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

庶吉之正

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子

往諸侯越尹氏庶士御事不欲征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

欲工羅卜之言

無

此舉艱難重不可輕舉

王之宮與邦君之室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言三叔也

與父老敬事者皆言不可征

何

其

此責邦君御事之過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

事

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可哀

我所為皆天所使遺我以大投我以艱

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於

服

憂以義言

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當安我

勞

憂

武王所圖之功言當往伐

氏御事綏子曰無恚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欲已不已

廢

卷

武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

如朕夢協朕卜是也

故能安受此天命

佑

莫不用卜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大之明命可畏 輔成我大大基業

時邦君御事多武王之舊臣 大

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

遠省前事

如此之勤

否閉

艱難

乃我成功所在

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秘必我成功所予不敢

盡終武王所圖之事

故

開諭誘導

輔以誠信之言

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棊匪忱

考之卜大可見

武王之天臣

謀

所

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

勞艱苦

如人有疾必速治之

所受休美而畢之

用勤必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三節申喻之可不終武王之意往伐

我亦謂其難而日思之矣 父

致其法度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

不肯為之堂基况

造屋

去甲中草

布種

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緇厥子乃弗肯播矧肯

又

其父考翼敬事之入豈肯曰子有不棄我其業乎

何

父我身之

獲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邛

存撫存武王之天命

此喻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

其人之斷其食臣僕其

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朋伐攻厥子民養其勸

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

此責邦君御事不知天命

肯武

弗救王曰嗚呼肆哉放爾庶邦君越爾御

王明天命于國皆由明哲之王

亂臣十人

踊迪

真知天

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爾於

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

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况

禍

首大難之四國

人近相攻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

於其家

不可違越

滅

如農

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

夫之文章必絕其根

何敢盡欲

稽夫子曷敢不終朕敵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

書經卷之四

卷二

三

用上

敢不從爾勿征 蓋率循寧人之功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不吉固將伐之况上皆吉乎

我

極上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上并吉肆朕

大

差十之所陳

如此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上陳惟若茲

成王既黜

絕也

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

身於宋爲

後湯作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詰命爲篇

帝乙長子

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

先聖丁有德者尊祀之

象賢

使傳統緒繼其先王修其典禮文物

王家以客禮待之

與

十孫有象其賢者命之主祀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

國共其休福

此崇德之意

無不遺天深

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

顧刑大

指樂所及者衆

所傳

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

此象賢之意

履舉成湯之道

善與

抱祭器歸周亦具一事

後裔爾

指微子

惟踐修厥猷舊有命聞恪慎克孝肅恭

神與人

善汝

厚而不忘

是享

敬和用立

神人子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

王者後稱公治

宋臺在東

此因以戒勉之也往布汝之教訓

上公服命 並守

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

屏衛

廣汝庶湯之功

範汝所有之民

安

輔

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皮

子孫亦享汝之德

亦以爲法使

厥

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亦嗚呼

往汝國 休美其政 無廢我命汝之言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

成王母弟

得禾異畝

禾各一壟

同穎

今為一穗

獻諸天子王

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唐叔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

以禾歸周

作歸禾

篇上

○周公既得命禾

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

篇上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

誥梓材

康叔成王叔父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

曰第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書序因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

康誥

康叔文王子武王第武王告命為衛侯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此

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

周公攝政七年

十六日

初造基址

洛在鎬京之東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此周之五服與禹貢異制

百工播民和

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

稽首

武王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

長也為諸侯長

明德慎罰一篇綱領 此下言之王明德慎罰也 用所當用敬 當敬威所當威 德著於民 始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

區域中國及 西土各友邦 治 怙如父母如天升聞

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

天用休美 滅殷稱文王者不敢以為己功也 大

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也殷誕受厥命越

萬邦 萬民 各得其理 汝寡德之兄 勉力故

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自稱勗肆汝小子封在茲

衛地 此下欲康叔明德也 治民 敬述 文王

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

繼其所聞服行文王德言 往衛國編求殷家前世明王所以治民者 治民 又當大遠雷密商

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

之老成人以安宅其心而知所以訓民 又當別求所嚮行古先明王之道 明以安其民

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廟六 天者理之所從止 有餘于汝身

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

視足不安如痛病在汝身不可不敬也

封桐瘵乃身敬哉天畏棊忱天命不常雖其可

民情好惡雖大可見然小民至為難保 往衛國 暇樂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治 聞古入言 怨無大小 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行耳

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言明德之終也 汝之事惟在廣其德意 和

女往盡乃心無已已不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

康好逸豫者 安定 振起自新之民 此下欲康叔慎

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

罰 過誤 故為亂常之事 用意如此 其罪雖小

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

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

不是故犯

過誤不幸偶然如此

既白稱道盡

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輸其情 即所謂宥過無大也

刑罰有次第

明罰以服民

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

成勅而勉于和順以去疾心去惡故民皆盡去其罪

以保子之心保善 故

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

安治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毋或以已意刑之殺之

其康又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

曰又曰二字當在無劓割鼻剕截耳人無或劓刑人王曰

有司之事 列是法

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

外事汝陳時臬臬 門開也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

獄詞之要者 服膺而念之 為囚求生道 十月三月然後大斷獄詞之要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

罰斷以殷之常法

宜 宜

勿刑以就汝母之私意

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

皆順于義 雖曰是有次序汝惟曰未有順義之事

辭不能已汝雖年少然未有如汝心之善是汝

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

之心朕固知之

亦惟汝知

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將言用罰之事凡民自

犯

為盜賊 外姦內先殺戮而越人以取財

強狠

人無不惡之

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貨 敏不畏死罔弗憝王

大惡者固天可惡矣 况不孝不友之人尤為可惡

敬事

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父

受

惡是父子相夷

尊卑顯然之序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

猶孝經所謂天明也

父母養子之勞

是兄弟相賊

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

父子兄弟至于如此 苟不于我為政之人而得罪則天之與我民彘大泯滅而紊亂矣

言如

弔的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彘大泯亂曰

此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民不循教者固大置之法矣况在外掌席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甲○矧惟

子之官主訓人者

與庶官之長

及小臣有符節者

別布條教 違道以千百

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

姓之譽 不念其君不用其法以病其君 是

長惡於下

我之所深惡刑其可已乎

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

用此

率以殺之

君長指康叔 若不能齊其家

及不能訓其臣

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

大廢棄天子之命 乃欲以非德用治之

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是康叔且不能

此言謹罰之終也 敬守國之常法 由是求裕民之道

又何以責臣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

之康厥君哉

期裕其民常曰我能不父於文王

悅

此下欲康叔以德

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

用罰也

當開導以吉康

用以安治其民

明惟思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

也 為等匹於商先王况今民無道之不從者苟不道之則為無政在其國矣

作求也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

監視古義

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

安 未能止心之狠疾導之雖屢而未同于治 明 思

何敢怨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亟我我其不怨

民之罪 不

苟為有罪即在朕躬

其罪大且多顯聞于天平

此下欲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

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

毋作可怨之事

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 大法古人之敏

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彘蔽時忱丕則敏

德用以安汝之心

省汝之德遠汝之謀

實裕不迫待民之自安則我不汝瑕棄絕矣

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下以天命殷民結之

天命不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無使我於絕所享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侯國服命不可卑忽我言

安治

行矣

毋廢所敬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

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

世享其國

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商受酬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鄰邑其

誥教

禁酒之命

即詩洙鄉

敬

一云文王世次為穆亦述

始立國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

西土

誥

甚

庶

邦

越

少

正

御

西土厥誥甚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天始令民作酒者

惟大祭用之

酒禍

失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無

滅亡

無

罪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

年少者有官守者有職事者毋常於酒

其飲惟於祭祀之時以德將之無

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至於醉

文王言

教導

子孫也

惟土地所生之物愛惜之勤稼穡無外莫則其心善

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

常

教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惟一視之

此戒妹土之民

續股肱之力大修農功種黍稷

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

父

兄

從事商賈

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

喜 條濯豐厚

此戒姦士之臣有職掌者 衆長

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常

能養老 惟君二字未詳

大

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

言曰 常反觀內省 動必稽考中正之德 如是則能進飲食以祭祀 爾亦可以自副而

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

用宴樂 如此 信為 治 如此 順

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

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

裴祖邦君御事小子尚

文王慈酒之教其大如此 此以

行其所畏畏天之明命小民之難保當具

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德而不變 待其智而不惑

所以 秉哲 所以 用人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湯畏相惟御

輔佐有責難之恭

五服諸侯 長伯 衆正及次大夫 服事

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

商君所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 成湯 行其所畏畏天之明命小民之難保當具

成就君德 敬畏輔佐

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

尊官 國中百姓 里居者 沉溺 有所畏 有所勉 輔助成

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

就其君德使之昭著及助百官諸侯之長以敬君 此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 受 以酒

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

沈身 令 不著 其所敬保惟在作怨之事不改 大

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

常法 安逸 痛 悼國之將亡 亂厚

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吸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

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

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吸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

書經卷之四 卷二 二七



思止

雖殺身而不畏

罪

雖滅國

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歿辜在商邑越殷國

而不憂

紂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

惟民怨與羣醜腥穢

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之德聞于天

滅亡之禍

眷

惟以受縱逸之故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如此

言

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

視水但見人之妍醜當視于民則可知得失

失天命

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

戒安

斯時

用力

戒謹

賢

鄰國諸侯使不酒酒况掌大典

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恰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

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

惟若疇圻畿同父日官薄違農父教官若保宏父事官

定辟壁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

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

死也蓋當時必有羣飲謀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

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

聽朕恭勿辯乃司民洎于酒

戒謹之辭汝不治有司之酒酒則民之酒酒不可禁矣

其者未定之辭

不恤汝潔汝同汝于羣飲誅之罪

常

其沉酒未能遽改而非羣聚為好惡者勿用殺之且惟教之不忘教辭者我明享之

為大姦者其詳不可聞矣

其者未定之辭

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

死也蓋當時必有羣飲謀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

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

聽朕恭勿辯乃司民洎于酒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篇中有梓

材二字故因以各篇

下之情無不通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巨室也卿大夫及都家也 以厥

上之情無不通

能通上下之情惟邦君也

汝常察越于言曰凡我相師之三卿正官眾大夫今予不厲虐殺人

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

然言教不若身教其君果能先恭敬不忽勞來不怠以寬刑則群臣往就其職亦敬勞矣

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汝往國於茲克殺人歷人之情可矜法可疑者寬宥之

故臣見其君之行專於傷戕毀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罪人所過律謂 宥肆亦見厥君

敗人之可矜疑者亦寬宥之康叔所封受圻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監監意告之

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 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於為民

無相與殺其民 無相與害其民

哀矜其寡者屬其婦之寧獨者 謀合由此而容文於

口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歸婦合由以容

所以責效邦君 及治事之臣 其

何 惟欲引新民于仁養安之也

王命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

監如此 汝今為監無專於用刑 如治

已 勞力廣去其祿

列治

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為厥

通水渠

泥飾

茅蓋

良材

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 戲 茨 若作梓

可為器者

粗治 細制

飾以丹朱采色

材既勤樸 卓 惟其塗丹 戲 茨 若作梓

霍 ○ 敷苗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

以喻制度武王所已為也疆畎 今王惟曰 此後若臣

堅茨丹墀則望康叔以成終

文王武王盡

懷遠為近

辭非武王誥康叔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

之語疑誤編于此

卷二

无

兄弟之國方方而來

后王用舊典 和輯

大東朝享

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

與

及

今

用明德

和悅 勞

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

天 迷惑染惡之民慰悅

天命詔辭

視

此人臣所君永命之辭

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成之

使召

公先相宅

公先相所居而卜之

作召誥

伯誥

洛邑既成成王初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告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

復乎夏商之察興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

十六日

二十日

周鑑京也去西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主以定塗事告廟

召公自豐而來

三日

太保

召公也

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發語

三月惟丙午朏

明主之名

三月五日

用龜卜宅都之地 得吉卜則規度

出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城郭宗廟社朝市之位

殷之眾庶治都邑之位

水北

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

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

明

偏

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

新邑所經營之位

祭天地

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

祭社

社祭用大牢

皆告以營洛之事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

賦功屬役之書

侯甸男服之邪作

皆為事赴功

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

召公欲深成王乃取諸侯贊見之幣復入與周公而達之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

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謂欲語告厥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不敢指言成王猶今稱人執事

此下皆成王之辭

紂嗣天位為之子而天改天國本易去而天亡之命之不可恃如此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國有無窮之美

亦有無窮之憂

深正不可以不敬

遠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

絕

情遠在天宜若可恃

指紂

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受

卒致賢智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紂此居保抱攜持其妻于哀號呼天

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予以

往而逃亡出見拘執

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歸勉德者

不可絀

視

禹夏

用懋王其疾敬德天命不常如此今王豈可不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天啓迪之又從其傳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已

天啓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

迪之又使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

今成王以

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冲

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之人

言其能考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

况言其能稽謀自天

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

尤不可遺也

勿冲

乃天元子期辭大

和

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為今之美

後於德

險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中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王來紹上帝自服于

之衆周公嘗言

土中洛邑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且曰

作此大邑于洛

是對越上天

謹

神祇

居中正治民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

天之成命

今即休美

此言治民當先服乎臣也

親近副成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相觀而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于善矣此言化臣必謹平身也

甚言德之不可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王能以敬為處所不可不

不敬也指成王

視

名公自謂

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

受

經歷年代之久

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失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

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夏殷

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

初服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也况王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何如耳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居洛都所謂初服也

歷年知今我服初按上文初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以求

歷命

此欲其緩於用刑

過用非法之故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

惟順導民則可有功 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

葬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

皆儀刑用德

於王之德益顯

君臣勞憂

期之日

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

大如

四百年用

廢

六百年

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商歷年之永也欲王

殷頑民與三監叛者

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

殷御事庶士

及周友順之民無失無指嚴

昭

終

天之成命

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明明德王未有成命王

顯于後世

以此為勤

王將舉新邑之祀我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而已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

周公留治洛之事篇首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復命

明君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

王初退託如不敢及知上天初基之命與終定之命

曰子親之也曰明辟尊之也尊則為君親則見之子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繼太保而往

洛邑其為王始作民切君之地

即召誥之乙卯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

猶言京師

河北黎水之流之內

王城也在澗瀍之間為朝會之地

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

下都也處殷民之地在瀍水之外

食以墨書龜而灼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地皆近洛故

書經

卷二

三十五

書經卷之三

使者

洛地圖

獻上之元辭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兩云惟 倅烹 來以圖及獻上王拜手稽首曰成王尊

休命

視命

為周家配休命之地

而重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不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

于我以上之休美而常吉

王與公

當

定宅倅來來視予卜休惟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

謝周公生卜之誨言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

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

皆序 祀典不載

禮 始舉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

整 官 使

宗周

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

當即

序而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

命 記功之尊顯者以功為祀之冠

又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厚輔王室

大

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

示記功之載籍

悉以公道自教百工

王可以少倫比黨之私如伯比黨之私則自此而往有

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

若火然始雖啖啖尚敬

而其所灼爨將次第延燒不可絕矣

其順常道及輔國事常如我

若火始啖啖 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

為文時

用見布

官

使百工知意向各就有際明白奮揚而赴功

惇厚博

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

大以裕俗

則主休聞永辭于後世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工當終之

此視師諸侯之道 諸侯

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

朝享

享上有誠有偽惟君克敬者能識之

禮禮不足而幣有餘亦所謂不享也

諸侯

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

惟不用享于享則感入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如此則政事必至於差爽借侮矣

此教養萬民之道

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

頒布我所不服者

所以輔民常性之道 汝於此而不勉

則民夷泯亂非所以

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獲 乃時

書經卷之三

卷二

三十四

書經卷之二

長久之道

厚敘武王之道

武王

無不如我

則人不敢廢汝之命

往洛

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

邑

我退休田野惟野農事

王在洛邑和裕其民則民無遠不至矣

此下成王答周公

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

及留公也

舉大明

發文王武王

明保。顯明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承對

和之使順慎之使久

宅其即尔

大其禮舉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

序

大祭皆序祭其無祀典之文者此示所以留之之意昭著

厚其有功之尊者

上

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四方旁來為和敬以迎迓太平之治失

所勤之教我小子但當早夜謹祭祀而已周公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

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常常如是未可以言去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

退就君位于周

曰。公功棐迓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選。即辟

命公留後治洛留後世留守留後之義

于周命公後

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于洛而成王之意不欲舍鞬京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

即欲歸居于周

四方開治公之功也

未定力宗之禮

故未能安定公之功

而留周公治洛。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

啓大

有所監視

大

所受於天之民

而治為宗周四

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維之輔

定止也止於洛我歸宗周矣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敬而歡之母求去以困我也

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勸公。無困哉。漢書

厭

安民之事公勿去以廢其儀刑

公無困哉。皆以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

作我當以我為正

來洛邑

文王

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大我責難於君之恭

大厚真興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

書經卷之二

卷二

三五



章及殷賢人 治新邑為四方新土

以恭敬為周家後王之倡 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

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言公其自時中

成王 皆休美

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多子衆卿大夫也篤厚文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

武 成功以答天下之衆 以多信為周家後人之倡 循明辟言成我明辟儀刑而彌盡文王之德

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王使來謹思殷民而命寧周公也 且以聖黍米鬯金尊所造之酒二中尊 告公曰此酒潔敬

佅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巨鬯二卣酉曰明禋拜

重其禮 欲公美享之 周公不敢受此禮乃以祭文武宿進爵也禮祭名

手稽首休享以事神之 禮事公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下四句乃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

惠篤敘順篤敘文 武之道 殷人亦壽考也 公又言王使久聽受教條次序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無有遘自疾身其康彊無有遘 萬

萬年 飽 汝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

懷其德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昭篇末 舉冬祭歲舉之禮 赤也

朕子懷德戊辰十二月 戊辰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

赤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

諸侯以王殺牲禋祭故皆至 王太清廟中央室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 留後 冊書

賓杞 宋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貫王命周公後作冊

史逸誥公留後治洛 周公留洛之後大保文武受命凡七年而蒙

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史臣 之詞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 者以為在成周既成之後非

是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多士殷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 浴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

是

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是

多士

殷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 浴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

卷二 三六

此多士本序

始行治洛之事

去言也

惟三月戒王祀洛以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周公傳王命誥之

餘

歎憫之辭

秋天土肅殺

要言之禍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如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

受眷佑之命

奉

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命

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蓋推革命

呼多士告之

有心取之

惟天不與殷信不罔殷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唯天不畀允罔

諫之

豈

天位

此反覆言天民相因之理天命之不與即民心之秉為民心

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

之秉為即天威之畏畏

天心仁愛人君引道守之于安逸之地

禁自不適于安逸

大降

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

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不能敬用天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

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浮泆有辭惟時天罔念

於是廢其天命

降致罰于桀而百之詐然矣

更收

川鑿八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

治

紂之父

以修身以敬神

大

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

立佑治

先王

失帝之則

澤民

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

紂

大不明于天道

殷先王勤勞于家邦大過

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于縱逸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

佈下如此國亡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身戮

不與殷以紂不明于德

滅亡

其致罰皆有可

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

言者况商罪員盈周泰辭以伐之乎

大善奉天之所為

帝有

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

命 王 我則告勅正之事于帝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于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

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容不我適斗三監倡亂子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

就殷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

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惡不止言當遷也

惟是之故

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洛在殷之西

樂如足之遷徙震動

是乃天命如此汝毋違越

謂有他罰

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

爾無我怨也

先世

有冊書典籍載殷革政夏命之事亦如

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

我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予惟循商故事矜恤于爾其不用爾者非

我之罪是乃天命如此

昔我來自商奄之時爾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

殺

遠居于汝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

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

殺

乃止

是

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甚輕其恩甚厚

是

申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實亦惟爾多士攸

而無所處故也

而無所處故也

庶幾

田宗業

安所事所幹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

能敬畏為天之所憐

但

克敬天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身亦不能保

安居四井為邑承續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管為 壽考

汝之子孫乃興起自汝遷始言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也

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此下當又

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我或有所言皆以爾所居為念也

### 周公作無逸

無逸自古有國家者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成王初政周公作是書以訓之上自天命

精微下至畎畝艱難問里怨詛無不具載實萬世人主之龜鑒也是篇凡七更端皆

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

猶處所也以無逸為所

以勸居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所恃以生者 視

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養

縱逸自恣乃臣俚巷鄙語妄不然

神悔

古老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自逸

不戊 莊依

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

仰欽盡戒懼 即天理以自檢律

敬恐

怠安 故

中宗無逸之實如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

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

武丁未即位時其父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

起

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

解見說命

發言和順當于理加

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

靖者禮樂教比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 萬民

威和

故言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

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

有享國永年之效

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惟王

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

高宗子祖庚弟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愛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志于庶民不敢侮鰥

祖甲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

三宗之後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豫惟其生則逸豫所以不知稼穡之艱難

過樂

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是

伐性喪生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不過五六年四三年爾

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

樂愈甚則享年愈促

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源

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

流之深長 廉謹

惡衣服

女民之功養民之功

徽懿皆手也

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求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

賓子調給使有生意 自朝至于日中自日中至于日昃

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樂

遊遊政微州

西伯所統之國於常貢之外無橫歛

文王四十七即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

位九十七而終言中身舉全數也

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 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

繼自今日以往

成王

法

文王

過

歷年之末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自寬假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

與遑

今日

姑為是耽樂也

所法

所順

大法其過逸之行

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

德有凶有吉故酌酒亦曰德

古人德業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

已盛其臣猶相與誠誥之

保養將順

規正成就

詐

誕變置虐管

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舟張為幻

成王于上文訓告之事而不聽信人乃法則之

小大之法皆亂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不違之怨之則從而詛祝之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亡者未之有也知人之依為篇綱領此章則中戶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呪周公曰嗚呼自

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

蹈其知

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罵

大

其所誣毀之怨安而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

受之曰是我之過誠如是

俱

藏

此指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

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

聽信

如是

為君

張為劬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

之道

大

人皆怨

聚

人君

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一身

指上文而言

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

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此因序文意義含糊有

以啓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之也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錄為篇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名篇

尊之曰君名奭

嘆詞

失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如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

命

其業長信

美

輔我之誠

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棊忱我

休之反

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 周公謂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

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違背之時也

天命去就惟在人而

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

已今召公乃志而前來去使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 過絕供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

過絕供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

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乎

信

失墜天命者以其不能

繼

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

謙辭

有所正 比所開導惟以光大之德何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于我冲子而已

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

使天不吝捨文

予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言所愛之命也

言當時

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

有如此人

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

即伊尹

中

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

宗

伊尹之子

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 巫咸治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

功不及二臣故其言又王家 太戊孫

與湯時臣扈 二人同名

高宗

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

巫氏

巫咸子

若其盤配天豈配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

廟乎在武丁不言傳說豈傳

言六臣循此道有陳列之功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殷王以禮升配于天 享國長久

天惟純一治命有商故商國有人而實 內之百官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著姓與王臣之微者無不秉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在藩屏侯甸者况皆 服役 惟此之故 惟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

德是舉

治其君

君

事征伐會同之類

天下無不信之

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於天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有平格之實故能保亦有殷殷紂嗣天位乃

乎公曰君與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

懼滅亡之威今乃只勉為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教亦明著于我新造之邦矣

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與在昔

降割于殷重勉武王

有天下之命

身

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

治煥

所有諸夏

文王弟號國叔字

氏名

氏

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

了

氏名

氏名

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道迨其常

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迨彛教

教則文王無德及於國人矣

亦惟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踴躍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

文王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迨知天威乃惟

明文王善德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口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

時昭文王迨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庶幾迨有天祿

與

大奉

皆殺

惟茲四人尚迨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昭武王之德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周公言成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

浮大川

與

正初冲在位與未即位同

此句上疑有關文

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即位誕無我責

召公去老成之德不下於民我則不復聞在郊之鳴鳳

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

大

禮

上文所陳

在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

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待入迷惑失道也

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



武王

布

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

武王言

勉配輔孺子

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

在于相信載

天命念

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

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

以我所言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

不信於人

成王業在我與汝

汝聞我言而有合乎

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亦曰

是

勝

汝若以召公為懼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則當能自敬德明揚賢人布列庶位

他日汝推讓後今天大盛之時今則未可也 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棊時二人

用能

盛我欲與汝共成文王功業

大獲海隅

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

日出之地

畢從

此言天命民心而民心之天命之也我不願理如此多言惟

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

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

此專言民德以終之言民心嚮順罔不有初當思其終今日罔罔尤達

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

然其終尚可畏

敬順此誥

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

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大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按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武王册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

誅戮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制其出入

中國外地 猶從以七乘之車

為百姓三年後方齒錄以復其國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能常敬

周公留佐成王食邑圻內圻諸

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

仲名

循明之德改父

侯有三卿故周公用仲為已卿士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

道故

蔡在周之東

就汝所封之國無天此心

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

掩覆

蔡叔

過惡

叔達王命付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所謂自身也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

是法後人所謂邁迹也術

常教

蔡叔

皆

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

私心

定向

愆

善非

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

端而皆足以致治

惡亦非一端而皆足以致刑

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

思

勉汝所立之功

親

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

汝四鄰之國

昇

同姓諸侯

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五者侯職之所當盡也

循無過不及之理以私意作聰明

先王成法

審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戒其本於已者然也

一偏之言

法

仲能戒是則我嘉汝之行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

戒其徇於人者然也

飭性就國戒毋廢棄我命汝所言

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戒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篇

○成王

踐

奄將遷其居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多方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亦誥體也蘇氏曰予讀泰誓武

成常惟周取殷之易及讀大誥至多方又惟周安殷之難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

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

成王即政之明年

鎬京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

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者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

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命也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

者非之殷民罪應誅我大降有爾命爾宜無不知也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

也肆私意圖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

謀天命不肯出憂民之言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此乃爾之所聞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增亂其國其所因始于內變敗其家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

大寬裕其民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國 求能為民之主者

明美

誅滅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

天不與桀者大

賢者而桀不能用以承于多享

且所

天不昇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

敬之多士皆不義之民

同惡相濟大不能則保享于民

相與播

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

元百所為

皆不能達

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

湯敬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讓刑而勸仁者君之依自湯至帝乙

仁之

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

本仁之政

亦能用以勸勉其民

辟而當罪

能使人勉於善

宥而赦過

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

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

嗚呼王若曰

召氏曰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

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

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誥告爾多方非天

王所以別嫌明微謹萬世之防也此言殷之亡由於自取汝若討以多方之富而天

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

肆淫涉圖段天命項屑有辭

圖天之命屑有辭

與多士桀大淫涉有辭義同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此言夏之亡由於自取

聚

享有之享

是亂

使有殷國伐之

乃惟有夏

也

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此言殷之亡亦自取

紂

以逸居逸

謀

不謂紂而極惡不蒸進而台情降是喪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上於殿

通明 聖而罔念則為狂

愚而能念則為聖

紂雖昏

此二節應上文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

非入情釋之語

大猶五年之久須待寬暇於紂其克念

五年須暇之子孫

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誕作民主

而紂無可念可聽者天子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侵待讓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

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

爾多方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此明指天命謗服姦雄之心

善序其象能勝

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克堪用德

王禘天之祀

用恪敬文武

美擇付

正

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川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

此舉其宥過之恩而責以遷善之實

此三節責其何不知此

我曷敢多誥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何 補助

俗之於爾多方爾曷不爽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

爾可日救亂法常猶其宅收其田今猶居其宅耕爾田何

順我王室黃天之休命

此四節責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

其不可如此

爾未知所以自愛

安

迪屢不靜

屢蹈不靜

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

輕棄

為

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

教告

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

而誨諭之

戒懼而要囚之

不用我降宥爾之命

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

而猶扭于叛亂反覆

誅

執

安靜

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為凶逆自遠其罪

及

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

監監洛邑之遷民首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于今五年矣

司官多以胥少伯以正

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不曰年而曰祀

越惟有胥

書經卷之四

卷二

四

為名晉伯小大衆多之正蓋能多士受職于洛者無不能事也勉之以其身

勉之以睦

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其家

然後能修明其品

始可謂能勤乃事

此成王誘掖殷士之

不睦爾惟和哉爾罔不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思

善以化服殷民之惡也

以和步居位潛其悍逆之氣又能爾

于凶德爾多士庶幾不畏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

關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

此章勸之以休

長久用力耕

予

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界

憐

助賜

啓拔道之王朝

庶幾勉爾事則有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

事在大官不難至也

此章董之以威

勉信

以命

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享上凡爾之民亦曰不必享

放

帥

逆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頌大遠王命

多方疑當作多士

取

使汝敢遠爾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

豈若是多言

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

與之更始故曰初

苟又不

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能敬于和

則自底誅戮無得我怨

敬于和則無我怨

### 周公作立政

#### 立政

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意又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蓋古者

卿大夫自擇其屬其長既賢則所舉無不賢矣

周公率君于臣進戒于王替之曰

羣臣皆進戒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左右之臣 牧民之長 任事之公 卿守法之有司 掌服器者 執射御者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皆任用周公曰嗚

美矣此官知憂恤者少矣

行此道

當至大強之時招呼

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

賢俊以為事天之寶

誦

誠信

即臯陶所陳者

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旬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

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

居

常任

常伯

準人如此而後

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

可以為君

徒謀其面貌用以大順于德乃宅而任之

如此則三宅必無賢人矣

夏桀

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

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惟暴德之人故桀喪亡無後

繼前之辭

天王佐大治理

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

光明之命

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實能就是位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實能就是

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德思而大法之

故能盡其宅俊之用

和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

大法其所見之德

紂

強暴

進任刑戮凶暴

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賢憫惟羞刑暴

為德之諸侯

與之共國

備諸眾醜為過德之臣下

與之共政

上帝

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

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

用商所受之命 奄有甸法

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甸者井牧

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

三後未任以事故曰灼見

民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曰

者即所謂迪

則天職修而土有所承 則體統立而土有所寄此言文武立政

三宅之官

知忱恂也以職言故曰事此侍御之官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常準

夫準

人牧伯

常

作三事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以職言故曰事此侍御之官 掌馬之官小官之長 攜持僕御之人首

書經卷之四

若司其司服內府太府之屬

此都邑之官

上祝巫正洗滌以人上者

司庶府

此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

大都之伯

小伯

小都之伯

藝人

此恐興淫

外府百司若司服之屬 史官

有司之長

巧以蕩上

表臣百司太史

此以奉諱惡公天

尹伯

多常德主

此諸侯之官

主邦政

主邦土 卿之貳卿之屬此

大小相維體

庶常吉士司徒

主邦

司馬司空亞旅夷

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

蠻夷

盧

西

豸

或以為衆或

三亳阪尹

危險之地不以

能其三宅之心

北臺南臺西臺

封而使王官

文王惟克厥宅心

能者知至

乃克立茲

治之曰尹

用能俊而有德也

兼總

號令

獄訟

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

國之禁戒備備

職主

牧人

教勅用命及違命者

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逸于求才

庶獄庶慎

不特無所兼統亦且不敢與知蓋任賢之專也

文王罔敢知于茲

王文言庶言此不及者號

亦越武

循文主安天下之功而不敢廢其所用義德之人

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俱

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六大之基業

我情王而言

此不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此知人之要

明

順然後推心大任之使為治輔助所受于天之民和調均齊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此任人之要勿以小人間之

終思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未惟成

美士

治

所受之民

自稱名

我所受人之美言

皆

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

成王武王子文王孫守成尚文故曰文

失

惟當

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

書經卷之四

卷二

五十五



職者是治之

古昔及商人

正是又之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自古商人亦

能得賢以居其職能細繹用之以

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

蓋其才此所以能使治自古為國無有立教而用儉利小入者

無

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

光顯

用

使勉方

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

輔相

此言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

勿以已而誤庶獄

惟專

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任有司之牧夫

兵乃刑之大者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

刀禹服舊迹

四旁德

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戎服以陟禹之迹方行

威所及

四衣節

見

德也

發揚

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業也

此并周家後王而成之

常德之人此

王之太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

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

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蘇忿生式敬爾由獄用能敬

永

今于此取法而有謹則能以輕重條列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

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獄之

成王既黜殷命成王黜殷久矣而滅淮夷還歸在

於此復言何也

豐作周官

周官成王訓迪百官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

周禮皆不載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

此書之本序  
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要之周禮首未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安億 侯甸男采衛弁畿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

辟壁王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

奉承周德成王歸 鎬京 督 治事之官

也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盡政不惟

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遺惟前

官之多 得人 修德者任官之本 早夜如有所不及

是順教導是 順 教導 導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 講明

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

三孤特也 三少雖三公之貳 副貳三公 大道敬明 軸

人冢宰掌邦治天官 卿治官之長 益天子之相也統百官均四海司

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

下事 夏官卿 主國征伐 甲 上下尊 司馬掌邦政 軍政莫急於 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 主寇賊法禁 姦慝隱而難知故曰詰 暴亂顯而易見刑之而

卷二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冬官卿 主國空士

士農工商順天時以興地利

屬官

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道九州之牧 厚化

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

猶舜之四仲月巡狩也

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

猶舜之肆覲東后也

猶舜之黜陟

巡二巡狩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

幽明也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

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

敬汝所主之職

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合尊卑大小欽乃攸

謹汝所出之令

欲其

不欲其雍塞不行 公嗚

私情

信

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學前代之法

裁度

錯謬

當代之法凡益官者諱師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

藉倭

更改紛亂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 怠惰忽畧必荒其政

臨

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菴事

擾 此下甲戒卿士也

高 由

大 由

併勇決

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 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

當有實德下已從事

作德則內

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

外惟心故逸而日太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拙矣 盛

時當無所不致其祇長苟不弗畏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

則入于可畏之中

官不和則政離亂

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

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惟舉能其官惟

爾之所能 舉非

是亦爾不勝任

此篇終嘆息三事大夫而申戒勅之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

助汝君

即立政三事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

下至大夫

無厭我周德

民萬邦惟無斁亦

成王既伐東夷肅此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

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賄賂也○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

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篇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君陳臣名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

公此其策命之詞

善 事親孝事長恭惟其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于邦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天子之國五里為近郊自土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

神明蓋聞周公之訓極至之治其芬芳之氣感通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至治言其效安樂人之常情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

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

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

所當與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同則又細繹思之而後行也

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歡

與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言切于事

以美之

君

嘉猷言合于道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皆如此

德善名顯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慮君陳之狗已

大

乘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

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開予曰辟爾惟勿

生殺

惟當審其輕重之中此終上章之辟

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順于汝政弗化

刑之而可以止刑乃刑之

此終上章之宥

壞典常亂風俗人死此三君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習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

難小罪亦不可宥

怒惡人之所難也

責備人之所不能

合心

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事成

包

簡別其修職業者

進用其有行義者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斯民之生其性本厚因習俗變于澆薄

民之於上不從其所令而從其好

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汝能敬五常之道而有所得於己是

此信

道如是則我一人當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

受多福

美亦終見稱誦於長世矣

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

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終

回顧而發命也

十六百 有疾故不悅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

扶相者被以冠冕朝服馮王凡以發命

冢宰

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耳

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

司徒 宗伯 司馬 司寇 司空 大夫官 虎賁氏 百官之長及諸治事者

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 進 危殆疾甚 至 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

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志 詳審發訓 布 明

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

定民所依陳列教條 民皆服習

莫麗陳教則肆肆一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堯謂之 重華 成王自稱曰幼 迎 威命 庶幾 大 康王名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

言其將歿 庶幾 大 康王名

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懷來 馴擾 寧 導 治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

進 不蓋之地 威儀之淳本於念慮之微可不謹乎 蘇氏曰歿生之際聖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賢之所甚重也成王

將崩之一口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 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

羣臣既退徹去幄帳于庭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

名 臣名 使 太公望子為王虎賁氏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引入路寢傍左右翼室為居憂之主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順命

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

于康王

召公以伯為相

下士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辰屏風畫斧

幄帳

平時見辟臣觀諸侯之坐

文綴衣設黼辰幄帳如成牖間南嚮敷重篋席布三重桃

以黑白雜繒緣之以采色玉飾几

此且多聽事之坐

席竹枝黼純華玉仍几仍因也吉事變西序東嚮敷重

以雜采緣之有文之員以飾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筍以采色緣之刻鏤金

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

飾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

竹藟以玄黑色雜緣之漆几

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見牖

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辰天子負辰朝諸侯而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

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越玉五重於東西

陳先王之寶赤削三五帝書大

主名

琰大玉夷玉天球也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常鳴球伏羲八卦圖

國名

如車渠鼓長八尺

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

古巧工

古巧工

舜臣名

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制作精巧者歷代傳寶之在東

房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閎手澤存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大

王

西階南向

金

東階南向

木

輅天子乘以祭為最貴在賓階面綴輅以封同在阼階面先輅

門側堂

象輅革輅

以封蕃國為最賤在左塾之前次輅以封異姓及封四在右

赤色士服

三隅矛

路寢門

以文鹿子皮爲之

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明之內四人綦弁執

亦外向

堂廉

大夫服

絨屬

路寢東廂之前堂

戈上亦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

大斧

西廂之前堂

戟屬

路寢東序之階上

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

戟屬

西序之階上

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

非陛之階上

祭服

銳餘見十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

七等韻

升堂公卿大夫諸侯

亦祭服

從王升階各就位召公

賓階濟卿士邦君麻冕玄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大

伯

亦祭服

奉大

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以月諸侯之圭璧者

升

執冊

天子之守長尺二寸

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命曰

大君成王也

臨終之命

嗣守文武大訓

史口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

陳者

由大法

致大和

對發

明

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

起

小貌

微

未定辭

治

畏

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受珥爲圭受而以祭成王

進爵

祭酒

奠爵

宗伯導神命以饗告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受王同下堂洗而更用也同

玉圭

報祭

小宗伯之屬

代尸拜

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

復受同以祭

太保乃居所立之位以同授宗人

保受同祭齋

飲福以酒

至齒曰齋

五九



下堂有司徹繩用

王寢在焉故曰廟

降收諸侯出廟門

路寢

侯

侯見新君

康王既尸天子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尸其位而廢其事序書

亦用此例非是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

王出畢門立應門之內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召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也皆布乘黃

諸侯

致辭曰二臣藩衛王室者敢執壤奠地所出而奠

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

康王宜嗣前之德故答拜

首王義嗣德答拜

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蓋喪禮為後者拜不為後者不拜

太

保暨苗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

明有天下不足恃

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

文王出美里之囚天命自

順○或曰美若即下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成王初崩未葬未謚

故曰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

犬六軍之威

文武艱難寡得之天命

報告不及群臣以外見內

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

在喪故稱名

此康王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不平富溥博均平以富其民德之

文武務德不務罰

推行而底其至

廉盡而極其誠

光輝發越不可掩

武勇

不務咎罰之謹也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

如三獸

忠臣不心

安治

用受其命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順文武之道

授與

封建諸侯植立藩屏

其意在我後人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

同姓諸侯

要幾相與念

安汝

祖考

所以

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侯國

奉上之憂其順承之

貽我稚子之耿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

除去

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蘇氏曰成王崩

未葬君臣皆冕服非禮也受顧命見諸侯以喪服可也孔子取此書者以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

明足以為後世法然失禮則不可以不辯

康王命作冊畢作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居里者表厥

宅里殊厥井疆也作畢命

畢命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

初言

畢公嘗相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匪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告之

下都

安理

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卽下文旌別淑慝之事

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畢公代周惟文王武王敷大

能 此言化殷之難

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近 用 其教 十二年

愆私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

俗變革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

俗革不滅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有盛大克勤小

輔導文武成康 風采凝鑒表儀朝著 敬服師訓 休嘉之功多子

物猶言細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

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日

惡樹之風聲所謂旌弗率訓典殊厥井疆殊異其井

不得與善俾克畏慕所謂別申明規畫郊圻之制謹

者雜處王圻安則四海安矣純二而有常大體而簡實不可作聰明而好奇異以捷

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

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

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誇將

書經

不善

雖已收其放心而防閑其邪者猶甚難

此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

則可

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資財富而惟

以長其天年

惟德善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不從古以為訓

于何以為訓乎

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

係此殷民之從違所以保之所以釐之

信

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周公君陳畢公

道者致治之道道洽而政修治管濇濶於生

四方夷狄左受

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

衣襟之人皆賴以安

長受

此康王期望以無窮之事業

立

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下建

業

名譽

順

法

治

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

畏其難而不敢為

盡其

易其事以為不足為

謹

敬順

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功

美

周公君陳

成烈以休于前政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掌教作君牙

之官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王若曰穆王名滿康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

王孫昭王子

功周禮有功者名書于王之太常

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之旌旗盡日惟

統緒

思

先世

賢臣

能輔助

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書經

卷二

空

治

求之不得

畏其噬

畏其陷

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

輔

足手

脊

繼汝祖父之事

辱

此告

也切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

君牙以司徒之職用

敷五典式和民則

有物有則之則如君臣義父子親之類也

爾身克正罔

民心不能自協于中

爾率

以中

此文告君子以養民之難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

早暑雨

小民惟曰

嗟

大

小民怨咨者自傷其生之艱難也

嘆其誠為艱難

暑雨祁寒之艱

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

衣食之易

安

大

謀

繼

方

圖其易良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開助

子孫皆出于正而無欠缺

順

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

答

四

汝之祖父此復用戒其守家法以終之

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

循君子祖父

職是法

循

所

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顯

汝君

治

行昭乃辟之有乂

巨名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冏命

呂氏曰陪僕誓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

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未矣穆王之用

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居大君位 恐懼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

危 起 過

厲中夜以興思兔厥愆昔在文武聰無不明 無不齊

無不明 無不齊

無不聖無不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侍給

敬 通 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 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皆得正人 奉順 正敷 其君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

太僕 羣僕 凡從 王者 敬 善 敬 順

萬邦咸休惟予美 質之不善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臣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輔取 直其過夫正其悖戾正 非辟之心使 能 繼 文武之功業予命

太僕正 謂祭僕戎僕之類

勉進 君 交依其所不及

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謹擇汝之僚佐 好其言 善其色 順欲避惡好邪諛悅小人也 良善君子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

則其君能正矣 則其君自以為聖矣 君修德惟繫于臣 不能修德亦繫于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親近 小人 以備我 導 君 法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穆 王

此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 惟以貨賄為善

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非人其吉不于其 人之善惟貨其

如是則病其官職 汝 不能敬 其君 我亦後罪矣

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

敬 長久輔 常法

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謂中夏也

或曰夏后氏然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

此刑以聚民財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發之其意微矣

呂刑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然舜典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

若五刑則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雖大辟亦贖

免矣唐虞豈有是哉穆王巡遊無度財賈民勞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

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

遺意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耄老而昏亂之稱亦度作

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訖古有遺訓言上世風俗渾厚惟蚩尤始亂暴亂之端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

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為寇為賊以鴟張跋扈為義強取竊盜詐劉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奪攘無厭名之曰法苗民弗用靈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罪於是劓

刑耳而椽琢點面之法黥擊於髑法者必刑之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刑之起

泯泯焚焚昏也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無復誠信相與

罪下天 天 視苗民 戮 莫非腥穢 舜

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

報苗之虐以我之威 止 滅 繼世 下國

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

重罰重黎即和 使神人隔絕不通

重黎命重司天以屬神 絕地天通 三苗昏虐民得罪者莫知其由相與

聽于神於是天地人神之典雜糅潰亂妖誕以與舜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

無有降下格至者 君后及在下羣臣 皆稱白心輔助常道

嚴幽明之分然後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

妖誕之說皆屏息 雖解寡之微無益蔽不得自伸者 虛心而問 聲苗之過 舜以德威

常鰥寡無蓋皇帝 舜 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

而天下無不長以明德而天下無不明 伯夷禹湯 致憂民之功 降天地人之三禮 折民之

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

惟妄以刑 定九州名山大川 下教

惟刑以正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以定民居稷降播種農殖

嘉穀 以厚民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敬 君有和敬之容 臣有精白之容 光輝發越而四達故民皆觀感為善不能

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自己 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十刑之中 率治其民 輔其常性 非惟得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棗彞典獄 主獄之官 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

我作大命 對天之詞

作元命配享在下 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 王曰嗟

此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 視 所當視者非伯夷布

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

書經卷之四 卷二 六十七

此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

我作大命 對天之詞

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 王曰嗟

此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

視 所當視者非伯夷布

書經卷之四 卷二 六十七

此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

我作大命 對天之詞

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 王曰嗟

此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

視 所當視者非伯夷布

書經卷之四 卷二 六十七

此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

我作大命 對天之詞



刑以道民乎

戒所當戒者惟此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

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

善

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

虐

不貸其罪

責

受罰無辭可免

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

此告同姓諸侯

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庶幾

至

用以自慰者在于日勤

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日字古爾

無或夫之不勤而後戒之刑者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過當宥者故當辟者在人所犯耳

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

迎

承

我雖欲威爾惟勿威我雖欲宥爾惟勿宥

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

剛柔

君慶於上

民賴於下

安軍之福永久不替

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

凡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

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

言當擇人

言當慎刑

言當審逮

大焉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

皆至辭證皆在衆

麗於五刑之辭

核實無疑質

辭與刑不應

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

刑之疑者則質于罰

辭與罰又不應罰疑者則質于過而宥之

病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但言五過之

見重也五刑

威勢

報德怨

女調

賄賂

干請

與犯侷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

五罰亦然

正于五罰

正于五過

簡核

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

情實可信者衆 考察其容貌

情實

皆當敬

孚有衆惟貌有稽周禮所謂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

可凝則赦

毒金百兩

視其罪與罰相當 割鼻

辟刻額而涅疑赦其罰百鍰環。六閱實其罪劓辟

二百鍰千九百兩

刑足

倍而又差五百鍰也

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非辟疑赦其罰倍差閱

淫刑

實其罪宮辟男子割勢 婦人幽閉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刑

類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罪之

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總言之也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罪無正以上下

無差誤千鍰之不可聽者 勿用今所不行之法 惟詳明法意

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今按臯陶

事在上刑而情過輕則服刑

惟輕皆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上刑適輕下

而直罰之以金是皆不復降等用矣

權一公之輕重

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權者進退推移以

權一世之輕重

刑罰世輕世重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此兩句總結上意

法之經也

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

惟齊非齊法之權也有倫有斐罰懲非外人極于病非佞

獄者當擇其人

惟溫良長者可以折獄

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

折獄非口才辨給之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察獄辭必於非從惟從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

其差而察之

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

卷二

克

惻懼謹畏以求其情明白開陳刑法之書與衆占度皆庶幾無過差於是刑之罰之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獄輸于上而君信之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此言

克之獄成而孚獄成於下而民信之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

此總告也

典獄官諸侯同族

獄獄者當備其辭

刑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

異姓我言及刑且多懼謹

當使有德者典刑

治

汝任責配天在

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

下此下敬刑之事也

治無不由以中而聽斷獄訟

下明清于單辭當明審清察於無證之偏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兩辭

圖私利其家以聽獄之兩辭

當獄得貨非家寶

聚罪狀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降之百款

當長懼為天所罰非天不以中道待人

惟人自取殃禍之命

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善

此詔來世也

此今以後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嗣世子係今往

何所益視非用刑成德而全民所受之中乎庶幾明聽我言

明

川

有無窮之譽

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

山

刑皆得其中是以有慶

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視于此祥刑

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中言以結

也之

平王錫晉文侯秬巨鬯暢圭瓚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豈有

所傳歟抑賜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秬黑黍米也以秬為酒煮鬱金草和之使芬香條暢

故謂之鬯及圭作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

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

王若曰父同姓故義和文侯字名仇稱丕顯言其德之所成

文武克慎明德言其德之所昭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言其德之所至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

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

我御事之臣 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 我材劣無能 又言諸侯在我

我御事罔或者其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

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

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

文人亦謂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

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諸侯有大功賜弓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國之用成爾

顯德蘇氏曰子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

其善乃旋旋馬與平康之世無異知平王之無志也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

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魯侯伯禽周公之子宅曲阜封魯居曲阜之地徐夷並興東郊

不開閉關作費誓

費秘誓費地名魯侯征淮夷徐戎誓衆於費

造之隙且意其未更事而伯禽應之甚整

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書之費誓泰誓皆侯國之事

而係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精好教精○精至耶精鍊

也縫完乃甲冑敵驕乃干無敢不弔的備乃弓矢鍛端

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大舍也放牝牛馬開牧

杜乃獲化斂聶乃奔淨無敢傷牝牝之傷汝則有常

刑馬牛其風自相逐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

我當商度多寡賞汝乃有越逐者及不還者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

越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此立刑會之事我惟征徐戎

食也

及軍以期會芻糧亦必放服大刑

國外曰郊 郊外曰遂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天

子

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榘峙乃楨榘

遂植榘芻芟獨稱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刑之

榘板築甲戌我惟築築壁壘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非一直不至於殺耳

郊遂多積芟 供軍牛馬之用

不多則有之軍與之大刑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有

大刑

秦穆公伐鄭

以經文意考之穆公之崩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聞

此意晉襄公帥師敗諸穀也還也歸作秦誓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戍掌其非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

穀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

公曰

穆公名任好

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首之為言古

第一義也

盡

安于拘已

此

惟受人之責使如小之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

如流是惟艱哉

獲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

心欲改過遷善憂日月過行之遠如不復有來日

此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

首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

成

之善

以其不就已而忘疾之

新進之士所謀

且喜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

所謀

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

雖云如此

此老成之人

過失此深悔用祀子之言

生老

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

波良士

力已遲

庶幾用

勇貌

發矢車皆無朱

不敵

力既愆我尚有之侏侏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

用之

辯給悅

巧

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

違暇

此人

欲惟截截善論

辯

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謂蹇

叔也

勇夫謂二帥也論言謂祀子也先儒皆謂味味

穆公悔用孟明其誓意蓋悔用祀子之言也

我思之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獨

誠貌語辭

能

易直好善之意

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有所容受

如白

美才通明

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止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

容人之善

至

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

益

忌

若

使不能

利哉人之有技有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通達

危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哉

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入以房玄齡

此申繳上三章意

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由用一人

光安

庶幾用吉人之福

墮業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安也

卷之二

七十四





